

真西山文集

卷九之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對越甲藁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照對某一介疎庸誤膺郡寄民事之外其於軍政粗  
克究心自昨者海道披猖幸即俘戮因加講究乃知  
武備久弛蕩無隄防故使兇頑之徒得以玩視於是  
選委僚屬通行海上相視形勢諏度利便條畫備禦  
之策具申 朝廷施蒙報可仍給賜祠牒以贍工役  
之費某遵奉指揮督促措置今則法石永寧二寨添  
展圓備寶蓋新寨亦已落成增屯舟師分撥戰艦復

水教之舊制定巡邏之界分已皆各有理條除別具  
申外但其間尚有未盡未便事件某雖叨恩易郡受  
代有期倘不一一申陳切慮異時仍前隳弛使朝  
廷給賜遂為徒費其所區畫亦為空文其罪大矣用  
敢不避黷煩具列如左須至申聞者

一海道之備無先舟楫往者左翼雖有水軍之名舟  
楫之具初無一有或遇寇警臨時差顧往往緩不及  
事兼人船未嘗相習豈能衝冒風濤與狂寇爭一日  
之命今來節次分撥法石寨已有甲乙丙大戰船三  
隻又有寧海平海船各一粗為足用外未寧寶蓋冬

只有平海船一僅可載戰士四十餘人逐寨皆俯瞰  
大洋萬一賊舟歛至其衆稍盛法石相去隔二三潮  
猝然救援不及非惟難以取勝抑恐返滋賊勢合更  
與造船二隻發下兩寨添貼使用兼照舊額水軍戰  
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例從本軍申帥府帥司  
申 朝廷往復遲回差官計料裁減動至累載方準  
行下或竟寢不報緣此坐沉腐壞不可復修今若仍  
循舊例遇當修之歲然後有請于 朝廷切慮報應  
稽遲不及以時修葺二三年間諸寨之船必皆朽敗  
一有警言急何所措手切照甲乙丙三大戰船元係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朝廷行下運司本州就有管官錢內各撥一半應副  
候畢申豁為錢一萬二千餘貫平海等船係本州將  
獲到賊船重行幫修撥付蓬帆楨具色色全備其費  
亦復不少若二三年間便為棄物深為可惜其與統  
制楊武翼俊及本州通判施朝奉誠一等官詳細評  
議皆謂莫若具申 朝廷乞支降官會二萬貫內五  
千貫付本軍打造戰船二隻撥付永寧寶蓋二寨添  
貼使用餘一萬五千貫發下本州知通同共交管置  
抵當庫一所於本軍選差將佐一員幹當將收到息  
錢分明上曆不得那移他用遇戰船稍有損動即從

本軍報州委官計料立便修葺所費少而見功多後  
遇當修年分更不具申 朝廷乞行撥降或將來大  
段年深別合打造方許申陳庶免頻瀆 朝廷亦便  
諸寨之船常新而不壞所利甚大今來所乞錢數係  
是公共會約湏盡得此數作本方可繼營見息為隨  
時修葺之費不至侵動本錢而 朝廷一番放給之  
後可以支持一二十年比之向來三五年間輒一申  
請又為有間伏望 朝廷特賜從申給降免行裁減  
伏候旨揮

小貼子云上項所申如蒙 朝廷從允即乞併降

旨揮令本州知通同左翼軍統制每歲終聯銜結  
罪保明所管戰船有無損動及抵當庫帑文見管  
錢數申 朝廷照會度幾未永不至廢壞併候旨  
揮

一既有舟船不可無梢碇水手今本軍諸寨關額頗  
多平時巡邏已是費力若猝遇警寇與相馳逐於大  
海風濤之中梢碇之人豈不惧事某昨嘗備本軍所  
申乞行下招填仍與刺充効用庶得驍勇之士續準  
指揮江上諸軍所招梢碇止刺軍兵是致施行未得  
今來不敢再申前請照得諸處配到左翼軍重役兵

士多是在海道行劫作過之人照條三年無過犯改  
刺本州軍城今與統制等官詳議欲乞 朝廷行下  
本州守臣同本軍統制官於重役軍兵中揀選少壯  
輕捷諳會船水之人改刺左翼軍三色軍兵充梢碇  
水手糧廩既不甚增緩急實得其用的為利便兼照  
往年統制韓俊任內亦曾申請蒙 朝廷行下遵從  
招刺今某所乞委有上項體例伏乞 朝廷速降旨  
揮施行

一某昨來畫一申請內一項乞行下左翼軍今後將  
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年為率理作重難以除獲到

賊徒別申 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緝有勞  
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  
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  
申聞 朝廷別作酬獎尋准省劄已劄泉州左翼軍  
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勞効即仰次第申取 朝  
廷旨揮劄付本州照會其謹已遵稟照得法石寨合  
差正將一員永寧寨合差副將一員園頭寶蓋寨各  
合差准備將一員據本軍申守關進義副尉權准備  
將廖彥通進勇副尉准備將劉顯祖守關進義義尉  
本軍訓練官吳世榮皆諳熟海道內廖彥通吳世榮

因去年五月內捕獲海寇趙希郃等蒙 朝廷推賞  
轉資已差廖彥通權法石寨正將劉顯祖權永寧寨  
副將吳世榮權園頭寶蓋寨准備將職事併據廖彥  
通等申已管幹逐寨職官去訖其尋行攷察本軍所  
差委已公當但竊見三衙門江上諸軍有合陞差之  
人皆從本司保明申 朝廷出給差劄幫行請給獨  
水軍緣屯戍外郡遇有陞差止申殿前司出給差帖  
州郡以非 朝廷補授不敢幫行請給止是本軍量  
行添支其多者不過十千而止雖有將佐之名初無  
其實難責令盡心職事今法石等三寨俱係控扼海

道每遇盜賊竊發欲其捐棄軀命與狂寇角逐於大海風濤之中非稍優廩給有所不可照得法彥通等皆因開禧二年起發山東進取補授上項官資其廖彥通權準備將已及七年劉顯祖權準備將方及三年吳世榮充訓練官已及三年逐年登載帳籍申樞密院照會各皆有勞無過欲乞 朝廷出給差劄令廖彥通正充準備將劉顯祖吳世榮各權準備將候滿二年日照已降旨揮別行次第保明申伏乞旨揮施行

一某昨以左翼軍於本州初無統攝平時軍政畧不與聞緩急調發尤難另召嘗具申乞降旨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某啟已遵稟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萬一陸路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旨揮止及海道為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平時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加考察亦有所未便某昨來所申利害頗已詳盡未蒙施行若使統戍得人常如今日有教閱訓練之勤無培尅朘削之害雖不俟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

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邈在行都帥憲亦相去數  
百里近而可以攻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  
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  
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  
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上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  
察之者邊得以肆其貪叨培尅之私士卒平時未嘗  
有一日溫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有緩急必欲  
其捐軀致命難矣故為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制節  
於本州為非便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  
於本州為至便 朝廷之上將為一戍將之私計乎

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况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  
自以本州節制為便如今統制楊武翼俊是也其昨  
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為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  
寡弱凡百非州郡扶助有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  
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兌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  
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借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  
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為一體凡事相  
為援助則在本軍為力也易若州郡本軍各為一家  
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為力也難且如去歲海寇  
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



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  
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  
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有出郡之老吏竊竊私議  
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  
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  
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節制之柄無必  
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不預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  
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  
况一有庸繆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  
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為己責乎其合

申明二也 剽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  
節制是致 朝廷未蒙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  
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計  
禦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扞禦海寇亦非閑  
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  
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况左翼正差統制官而  
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其自惟回降即欲開陳  
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  
念 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  
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

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 朝廷檢照其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與悠久之利伏候旨

揮 小貼子其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蒙 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

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

併乞旨揮

此狀既申即離任其後得旨令泉州守節制左翼軍

江西奏便氏五事狀

庚辰

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開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伏惟念 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警姦宄使盜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蔽獄訟治財賦為稱職也臣觀大江之東餘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西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遠密躋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鬪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

真西山文集卷九  
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  
兵為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  
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  
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  
責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知 朝家建牧之意將  
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  
王室責以帥臣之虛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裒  
兵大選群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  
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  
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群盜相繼敗降如臯如綱始可

謂不負 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役顧區  
區平時願忠 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  
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  
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  
伏惟 聖明采擇而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  
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  
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  
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  
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

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 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剋之往者李全之亂與近歲賴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妄一男子竊弄耨耨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田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

凜凜者也竊詳思之與其養兵而得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

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彊壯者年若干以

下試考若干斗力弩若干力聚為一營命日團結月增料錢一千

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諸州軍各具實數臣欲稍增

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五百人諸州軍均

添足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責之守貳春秋

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業減退

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及等事藝

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

官以勤墮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道為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為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貼黃臣竊觀當今軍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皆然而師旅未解盜賊將作蓋不待智者而後覩應劭之論漢山濤之憂晉其在明時可為商鑒今除兩淮川蜀荆襄外自餘八路曰浙西浙東江東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除江西見有團結外其浙西

等路皆當畧倣其制兩浙江東湖南福建大約各以萬二千人或萬人為額二廣則稍殺焉其選擇教練悉如臣今來所請則此八路中禁軍之可用者七慮十萬餘人平居以備盜賊緩急以待興發非小補也又大軍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別刑軍分如潭州之飛虎廣東之摧鋒福州廷祥荻蘆之屬及諸路帥司有親兵去處皆當責自帥守招填及額選其精銳別為隊伍異其賞給淬勵而激昂之合而計之當不下二三萬人武備既張則姦心自弭其視一方有急然後抽舟調大軍利害相去何

帝什伯惟 朝廷察臣慮遠防微之忠特命近臣  
詳加裁酌亟賜施行不勝大幸

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  
國取間道以犯洪州守臣王子獻道去遂屠州城  
尋破撫袁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  
暴幾無噍類言之可為痛心今之議者大抵以江  
西為內地殊不知九江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  
淮堧纔一水爾 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  
制斬黃蓋以是也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閔江右  
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

禁卒千八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羊  
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  
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  
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既興多作步人起發今江  
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而戰艦可用者尤為  
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殘虜游魂事非昔  
比然困獸猶鬪其可忽諸况於外夷方興群雄交  
騖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  
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  
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等處

度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七虞所  
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  
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隸江司武昌江面元隸  
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  
施行

貼黃照對鄂州武昌縣正與黃州對岸蓋建炎間  
金虜渡江處也臣嘗以上流形勢利害訪問士大  
夫有奉議郎司馬括者謂今之武昌縣乃孫氏所  
都而今之鄂州乃孫氏時之江夏也江夏去江雖  
近然江北間阻頗多敵人未嘗直抵江面

此項更  
問于細

而武昌對岸止有黃州諸閘若諸閘失守則直至  
江上又其水面最狹其形勢與今太平州采石畧  
同故建康戎司水軍盡屯於采石今鄂之舟師亦  
且移戍武昌臣雖未嘗親至其地而以括之說參  
之史冊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勢者多以為然括  
往年嘗為宣司官屬有三劄上廟堂其一論武昌  
利害尤悉今錄以奏聞伏乞 朝廷併加詳酌或  
未可舉軍移屯即乞姑從臣請以鄂州水軍什之  
三分戍武昌與江州興國水軍相與唇齒其視蕩  
然無備亦云遠矣併惟聖明裁擇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為帥府諸郡所倚以為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縣亘甚闊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為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千里若干步更契勘見今實若干里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茲豈易為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為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

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圯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枵然儻必竣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頽圮益甚沿江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滄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禧相視條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葉溝以通水道用夜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續前帥臣沈作賓



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錢若干萬兩付安撫司椿管  
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銀內權允借若干千  
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脩築却從  
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內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  
幾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  
行

一臣竊惟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  
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  
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惟  
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事以來講求軍

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藝未  
嘗練習教閱祇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  
管有路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  
皆以主兵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  
或閭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  
於將畧鮮曾閑習或飾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  
娛甚者闡葺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將矣兵  
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為帥是亦具員  
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  
猶可以閱習而精將不可以勉強而學竊見近歲指

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鈐量  
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狀老與精力  
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大則臣願 朝廷嚴其  
選擇總管號為副帥間嘗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  
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  
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  
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之州鈐將副其  
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員多不可  
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  
實鈐量毋使疾病耗昏者尸其位庶幾州郡主兵之

官漸得其人 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  
也或謂番爾則閤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為官  
擇人則治為人擇官則亂 朝廷儻憂此屬之失職  
固當置諸官閑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  
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鹽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盜予之害

時有獻議通廣鹽於贛南安者行下贛州知通同共  
詳酌未報而以憂歸不及上明年春鞏黃失守其後  
朝廷改武昌為壽昌軍畧知所陳云

### 潭州奏復稅酒狀

臣至愚極陋誤蒙 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

民瘼即聞。榷酒一事重為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迺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其存不容不復。臣敢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榷。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風霧。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法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雖未闡廣之比。然其密鄰桂筦。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徃徃相似。故全永郴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

城或稅或榷。前後屢變。考諸故牘。稅酒之法實起於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戶。造酒城外。而募拍戶。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罌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名公鉅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郴寇。增置新兵。又乞屯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糯米場。添創南北楚三樓。量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而已。及辛弃疾之未朔。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

方理材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明年權  
給事中芮燁奏言潭州自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  
費一錢而日有所入今變稅為榷皆謂不便人多移  
徙虛市一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麴  
之本官吏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  
可况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倡獫之後又  
可遽擾之乎 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住罷令本  
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按吏事最  
為詳練亦奏臣久居湖外備諳土俗稅酒之為民便  
已久而弃疾改之當朔造營寨房廊日役夫匠甚眾

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匠一散已不及初其後愈  
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及贍給官吏虛有  
廢罷醞戶之名實無所益請依舊於行醞戶稅賣而  
帥司樓店亦且開沽俟稅課登羨日止 朝廷從之  
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民戶安  
意稅賣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贏仍從官賣  
其常平等處課額亦準舊例徑於息錢內取撥分隸  
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丙來自西蜀視事之初  
即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擊  
破缶所在嗟怨枯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為薪至空

嶽麓而不之卹也倡擾當壚嘈雜郡齋糟糠黍豕充  
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鈎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  
遼絕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  
之人填溢犴圜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衆監償異服  
荷校累累於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  
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一迹糲米以糴責之州縣  
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  
僧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  
及一路矣後政帥臣乘時鄒應龍皆有意復舊竟以  
弗果然則改弦更張稍蘓民困此政微臣今日之責

也且紹興初元至今凡九十餘載稅法中雖暫改然  
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權法之行或三四年  
或五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稅  
之與權孰便孰否其大畧可觀矣自曹彥而不怨自  
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者為定例莫之能改及開禧二  
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權醞戶  
失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遂極曹彥約到任是  
時官賣之額日賸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彥約之  
議大槩以為若行權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  
一為稅酒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指以為難行皆官吏自為之計非為公家計為百姓  
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  
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麩柴水本錢與官吏  
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  
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  
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  
六十餘貫當不難辨於是復行淳熙八年已降之旨  
參用淳熙十年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  
酒般運入城上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  
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關防即分地分

緊慢改為旗望戶欲來者許之承樸欲退者許之自  
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歲量造三分之一約復行稅  
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餘貫昨昔  
之權無大相過是不科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  
官吏之給皆拾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  
顧何所憚而不為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  
誠為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去補短痛加節約亦可  
重重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權不可然盈虛相  
較其實無幾徒為國家歎怨一之况淳熙八年指插  
初無衝改為臣子者延輒廢格君命行其脅臆臣雖

至愚竊所不忍謹以日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  
人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  
則為醜戶者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  
昧奏聞欲望 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湘民之志  
意特降 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  
以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 聖恩  
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願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荆湘之地僑峒錯居風俗獠戾動搖  
則易緩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敷賣乳香激成郴  
桂之變厥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為

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權  
酒之故歲歲行下科糴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  
時價所支之錢未必能到入戶况又有追催之苦  
有陪備之費其為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  
為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稅法則歲造  
二十萬緡之酒用糴至多苟不科糴何所取辨萬  
一有姦民扇搖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  
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睿照

陸日本  
聖旨依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照對本路道州管下有賊人蘇師軍等聚集作過已  
涉數年尚未敗獲緣本州連年災傷飢民從之者多  
遂頗猖獗已殺傷江華縣土軍唐信等八名近承廣  
西提刑司牒據賀州桂嶺縣申賊人蘇師軍等在本  
縣及江華縣兩界首行劫民財殺害人命已牒昭賀  
道州督發巡尉會合追捕今來賀州申備桂嶺縣申  
強賊二百餘人是蘇師軍等賊徒過縣五里頭鳴鑼  
奪人戶赴州納稅之米本州支錢付臨賀縣彈壓馮  
進等部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桂  
嶺縣勦捕又據道州申賊徒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賀

州侵入江華縣界黃小九家取酒食用圍集隅官等  
人捉獲正賊朱廿五廖晚二其餘賊徒竄入賀州界  
地分自今鄉境寧靜除已開會攻捕盡數勦絕兩司  
切詳廣西提刑司牒及道州申見得上項賊徒目今  
的在賀州界內但賊徒出沒不常若道州有備則逸  
而之廣西廣西有備則復過道州如此已是數年若  
以其暫出州界便謂無事切恐媮一時之安養靡護  
疽終為大患今事連兩路若相與為一家則此賊有  
不難圖者今廣西提刑司已差彈壓緝捕馮進等部  
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勦捕而本



路提刑司昨來亦已差衝道柳桂四州都巡檢下土軍一百人并道州抽差營道等四縣土軍弓手共一百二十人有隅官義丁在外則兩路皆已有兵把截矣所慮兩路將士之心未必協同若更相望觀悠悠歲月安有了期若一處先舉而自餘不相應援亦為利害莫若兩路互相開報其所調發人兵隅官彈壓等人各於本界衝要去處守把防其侵軼絕其抄掠之路使其力窮勢蹙道州守倅却當乘此之時遣得力人持兩司榜文喻以禍福許其自新仍一面抄劄飢民措置賑恤本州之民各皆帖安無與賊相應者則其勢必孤而官司又明許以不死則投附者必眾其執迷不改者勢必無幾却開會兩路之兵各進前掩捕而選擇其中熟於山谷地利之人擣其巢穴其成禽必矣今具措置事下項

一調發兵馬帥憲司當任之昨來提刑司已差發四州都巡士軍一百人及糾集義丁等人外今諸本州更切斟量緩急如合用添兵即火急飛申安撫提刑司行下差撥應副其錢糧先撥合解諸司窠名錢物應副支給却行具申理豁

一糾集隅官彈壓等人及土名弓手遏賊來路防

護江華等縣居民無衝突之患道州當任之今  
請本州從長措置施行務令着實有備不請具  
文塞責

一賑卹飢民使各安業本州與提舉司當任之本  
州諸縣皆有飢民江華最甚請本州日下先次  
委官抄劄江華縣飢貧戶口火急申提舉司支  
撥常平錢米行下賑卹餘縣却以次區處如常  
平有限不足均給即疾速具申帥漕憲三司同  
共具助

一嗜逐得力人入賊說諭令其散衆投降亦本州  
之責令從安撫轉運兩司具榜發下本州請疾  
速差得力人前去散貼招諭其應下合行事宜  
就委本州陳司理與守倅商量從長施行務使  
賊徒及早解散戶民各得安業賊徒見在賀州  
管下兼昭州及廣東連州路徑相通切恐賊徒  
透走難以收捕合牒廣東西兩路經畧安撫提  
刑司及昭賀連三州詳前項事理各行調發人  
兵防守衝要無令竄送如有機會可乘即開報  
道州合兵掩捕務要與民除害不必以各路之  
故互分彼此

右牒上本路提刑提舉廣東西經畧安撫提刑司并  
道昭賀連州各請照前項事理速為施行及具申樞  
密院伏乞旨揮劄下諸處催促施行嘉定十六年正  
月十五日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飢民

證對本路管下永道兩州去歲早禾方熟忽傷螟虫  
晚禾垂成水潦暴至田畝失收入民闕食緣此道州  
江華縣凶徒竊發飢民群附遂至猖獗諸司逐急委  
官措置擒捕仍多方招誘飢民近已獲到賊首餘黨  
相繼降附目今招誘來歸者非惟無所贍給而中產

之家亦多飢餓至於細民則尤極狼狽道殣相望疫  
癘復作骨肉流離城市聚落萎棄嬰孩至有不獲已  
而溺之江水者其勢危急蓋尤甚於嘉定十四年之  
早疫兩司見差官抄劄措置糶濟緣飢餓者衆米石  
闕少別無可以措畫證得嘉定十五年郴州積米內撥五千石道  
郡旱傷 朝廷行下於郴州椿積米內撥五千石道  
州桂陽軍常平米內各撥二千石兩司又節次申乞  
允撥潭州和糶米石蒙劄下科撥六十石專一賑濟  
計撥一萬五千石以活飢民一方赤子遂獲更生今  
道州承連年旱疫虫澇之餘又有盜賊疾癘之苦百

姓飢餓父子相棄常平存米既已無多道州郡計自來窘匱有稅之家又以累歲勸分全無儲蓄鄰近永州自患不給接連廣郡道梗不通別無米石可以仰食雖賊黨漸平然飢民易動一方之事尚多隱憂今來情急勢迫所合申控 朝廷仰祈矜卹以解十萬生靈倒垂之急欲望鈞慈於潭州或道州和糴米內撥米二萬石亟賜劄下專一賑濟道州飢民庶幾百姓存活銷患未萌不勝本路之幸頃至申聞者右謹具由尚書省伏乞旨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三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依令道州接見起發襄陽府和糴米一萬二千五百石就充本州賑濟使用如上項米已行起

撥即仰潭州於嘉定十四年分見椿和糴米內支撥一萬二千五百石應副道州支用候支散畢開具夾細帳狀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未戍壽昌狀

證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準當月十五日樞密院劄子節文為本司申乞將壽昌見屯親兵忠義軍八百餘人帶衣甲盡數替回歸司教閱事已劄下壽昌軍節制司外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將已發往壽昌軍飛虎新軍共一千九百四十三人各人老小妻口更揀五十七人并衣甲軍器等亦同老小妻口日下一併般挈往壽昌軍一處居止通作二千人永久

屯駐將飛虎舊軍四百五人且權與存留教習新軍  
及行下飛虎軍招填闕額外所是起發新軍老小妻  
口本司尋契勘若徑將飛虎新軍老小妻口盡數發  
遣在潭州可省日支券食在本司可免歲費拆洗等  
錢誠為利便所合仰體廟筭亟行遵稟但緣本司體  
訪得上項新軍當來雖係於本路諸州招收既而就  
潭州選刺押下本州新寨居止教閱往往即視本州  
以為鄉土其間多就本州結親者近聞永成壽昌頗  
懷顧戀本司慰勉就道偶無異詞然揣度其情尚有  
復回本州拆洗之望今將各人老小妻口遣就成所

雖有室家團樂之樂且無道路往來之勞而其意嚮  
終不以為便博采將士之論不謀而同今本司見據  
先來部轄壽昌軍捍禦新軍將官唐亮申所部新軍  
七百人一面起發回司拆洗限兩月仍前起發外其  
逐人老小妻口欲且令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  
仍欲立為定制自今壽昌捍禦飛虎軍每滿兩歲一  
次拆洗庶幾軍情感悅緩急可以集事至於本州本  
司雖小有支費所不敢計而 朝廷昨來所委本司  
新創造寨宇亦不至為棄物本司已於五月二十八  
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二初三日具申樞密院乞速賜

劄下壽昌軍及本司證會施行未准回降今月初七日據壽昌軍差正將趙遵部押第一次起發捍禦新軍六百九十七人回司拆洗據衆軍圓狀稱新軍為見當來舊軍多有立到戰功增加爵祿又見文榜止是潭州飛虎却無壽昌寄招衆軍皆是拋棄物業般挈父母妻口前來投充就請又多是本路諸州產戶或改刺禁軍盡在本州結親及有祖宗墳墓塋在附近去處若使永戍壽昌則是家產破蕩親屬遠絕祖宗墳墓不能拜掃深實利害昨已具狀赴沿江制置司陳乞已蒙備申 朝廷外陳乞將新軍存畱在寨

一年一替或依信陽軍捍禦官兵久例一年一次拆洗使各家有父子團樂之樂衆軍皆得安跡今契勘本司昨來躰訪得知前項利害因依已排日具申乞今據回司拆洗新軍陳狀顯見軍情未以永戍為便欲望鈞慈檢証累中事特賜敷奏速賜劄下壽昌軍并本司證會將前項新軍老小妻口且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仍立為定制將壽昌軍捍禦飛虎軍兵每滿兩歲一次回司拆洗庶幾兩便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旨揮速賜施行時壽昌知軍朱索建言朝廷從其謀行下其度軍情必不悅方為申陳未幾果聞諸卒喧譁幾至生變朱逃於江此乃出榜誦以初無此事仍發其歸司拆洗然

未成之議未已也其初請未從又其三有請且作親  
作白廟堂甚力乃始下鄂州制置司制司申潭州所  
請其說甚長久之乃割下從  
本司所申行十月十二日也

申樞密院為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

嘉定

證對本司昨為武岡軍禁軍蔣宗楊德攢司劉德近  
在軍衙作鬧及劫掠黃三蕭八等家財殺死百姓周  
少三等事尋奉八月二十五日省劄備奉 聖旨令  
本司更切撫諭安輯施行遂於九月初十日密切行  
下本司撫諭諸軍各令安帖外仍喚上蔣宗等三名  
赴本司聽候旨揮仰本軍立便解發如敢抗拒請權  
運選差得力兵級徑行擒戮函首赴司其蔣宗等三

名家財並給付用力兵級充賞仍將本司發下借補  
官資文帖書填給付并具姓名保明供申切待具奏  
朝廷給降真命及從本軍充支官會二千貫文等第  
支犒具申本司發還去後今月十四日據武岡權軍  
僉判葉宣教申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軍兵陳喜  
李成等擒捉蔣宗楊德劉德三名斫到首級了當其  
餘隨從人于喜等亦已捉到分送三獄收禁外所有  
蔣宗楊德劉德首級別狀申解併具陳喜李成等功  
賞供申先次飛申本司須至申聞者右所據前項狀  
申本司除已牒武岡軍催申候到逐一施行別具供

中外謹具申樞密院伏乞證會

又申樞密院狀 同日

使司昨於九月初十日給文榜發下武岡軍委權軍葉魚判喚上蔣宗等赴司聽候旨揮如敢抗拒即仰擒戮函首申解却將蔣宗等家財分給用力兵級仍將本司元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供申去後今據權軍葉宣教申已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人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等三名各已斫到首級及提到隨從人于喜等送獄根勘外今有各行事件須至旨揮

一據申兵級陳喜李成等委是用力向前深可嘉尚其餘同共用力之人亦合優賞請權軍照使司元行下文榜事理將所給借補官資文帖斟酌輕重書填給付不許延濫仍具姓名申本司切待具申朝省給降真命其蔣宗等三名家財合照元榜事理第等支犒用力兵級所是本司元榜出立賞錢二千貫文亦合斟酌輕重立便給付務令公當

一昨來蔣宗等在城內及城外二十里間劫掠民戶家財打蕩屋宇一番驚擾深可憐念請權軍



日下抄劄城內外破害人戶姓名於常平錢內  
等第賑卹一次務令優厚

右牒武岡權軍葉金判照前項事理逐一施行具狀  
供申并牒上三監司請照會并申樞密院證會仍申  
尚書省諫院御史臺

小貼子

所是本司元立賞錢二千貫文已行下就本軍  
兌支及差人賣券發還本軍外別支官會一千  
貫發下令項賑卹軍城內外被害居民伏乞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明後學 武陵楊 鷲伏庵 父重校

新寧林懋材君華父 重校

奏中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褒賞狀

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修  
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紛輾轉呼吸之頃安  
危係焉乃能從容區畫摧群兇陸梁之氣成一方綏  
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  
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  
至此紛擾臣某嘗劾奏以聞奉 旨罷免矣遵雖去

郡然兇卒蔣宗等自知以軍伍之微已嘗陵犯郡守  
剽掠居民戕殺保丁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  
既脅取州郡文帖為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  
文引役使郡兵鳴榔集衆無敢後者方其鼓衆倡亂  
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  
復行却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已所  
積日富氣燄愈張包藏禍心寔有叵測獨賴本軍簽  
判葉莫者平時素以寬厚為兵民所信愛自初變作  
司馬遵託疾在告莫能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  
敢大肆其兇臣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授計

策使莫圖之又能深沉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為規畫  
以措置火政為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五更番  
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密示  
其中之可伏者數人使為之倡於是群卒爭奮遂梟  
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自餘兇黨同時就縛  
無一漏網闔郡吏民歡若更生臣等竊見宣教即簽  
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博洽操行  
素修早登儒科兩試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潭  
人稱之繼在遂昌修復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  
岡適會闕守攝承數月政譽藹然揀荒春陵民被實

惠今茲又能殄除兇逆震懾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  
修民情方搖而遽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  
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上干天聽  
伏望 聖慈將莫優加褒賞仍賜拔擢以風厲當世  
使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下幸甚  
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樞  
密院諫院御史臺又與朝堂書云其近自武岡兇卒  
授首之後一序奏起禦陳伏計悉  
塵鈞覽今震本軍兵到事之本未及用力兵級姓名  
詭用備中朝者切惟簽判乘矣以辭然一儒生平時  
謙恭辭然若無所能為者臨事制變乃毅然奮發如  
此其所區處又極績密故能翦除兇醜綏靖一方其  
心方望鈞慈優加莫權以風厲當世蓋今有位之大夫

抵習為保身持祿之謀其能指驅犯難為公家立事  
者甚少况莫暫攝郡符事之齊否初非已責一發不  
効則舉族殲焉常情於此解不顧慮而莫之用心知  
有公家而不知有私室知有一方之利害不知一身  
之安危其在今日實為難洋方事之未齊也諸郡尺  
藉浸有賄日語難之風為有司者未免姑息容養以  
幸無事一旦首亟編徇諸州此等意態不摧白沮後  
雖有喜亂之人誰敢復效尤者故某薦莫之章以為  
其事雖主於一方於利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  
功可及百年公論實然非夸語也惟大丞相先生知  
之諸卒之用力者人數頗多無悉賞之理惟李成陳  
喜李收于志四名不可不錄已詳其公狀申聞乞正  
行浦授原諸卒所以用力者為本司明立賞罰許事  
成之日保奏補官故能踴躍效命捐數人之賞以全  
一郡之生靈仰惟公朝允所不靳願早賜旨揮行下  
某豈勝慙慙溪望之至十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乘  
莫特轉三官陞差充通判武岡軍仍令吏部將本軍  
簽判員闕日下者罷其已差下又令赴部別注授  
又申乞黃達等賞

本司昨為蔣宗楊德等鼓衆作亂光焰熾然恣睢日甚若典刑久而未正必有比蔓難圖之憂効尤者將相繼而起遂與僚屬共議所以區處之策行下委權軍事葉莫選兵級之可用者許以重賞使之效命必能有濟於是書寫賞榜出給補帖密切發下本軍且許事成之日具申 朝廷補授真命權軍事葉莫遂借潛人為名團結軍伍擇其中之可伏者數人示以本司賞榜及借補文帖果皆踴躍爭奮軍兵李成首能設計誘之使出陳喜李收于志首先用命擒戮渠魁四人之功實居其最已先用本司發下文帖將李

成陳喜各借補承信即李收于志各借補進武校尉遂具申 朝廷並與給降真命補授其黃達等四十一人各係隨從用力已行下轉資激犒及押隊徐炳等四員各行薦舉本司亦行開列姓名供申 朝廷證會三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節文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李成陳喜各特與補承信即李收于志各得與補進武校尉本司已恭稟關牒去訖今據武岡通判葉宣教莫前項狀申乞將黃達等一十六人特更與並加旌賞本司證得所申黃達等一十六人當來係陳喜同等用命擒捕斫到蔣宗等首級之

人委有勞效謹具申樞密院尚書省伏乞旨揮特賜  
詳酌推賞施行

又申併乞推周安衡賞

證會武同軍叛卒蔣宗等鼓衆倡亂本司隨宜行下  
權軍簽判葉宣教莫先次撫定使軍民按堵徐議措  
置討方畧遂取責本司都吏周安衡軍令狀不管稍  
有漏泄仍令專一承行機密文字其時書寫條畫賞  
榜補帖等不欲宣泄盡出周安衡一手且許以事濟  
之後當與具申 朝廷補官所是周安衡自差委承  
行之後朝夕究心備宣忠力繼而葉簽判果以本司

所下賞格補帖密示軍兵李成等踴躍用命一朝之  
頃三亮就戮今李成等見象 朝廷錄其勞效授以  
官資已足為軍卒用命者之勸至於周安衡在司年  
深累曾承行軍機事務別無過失前政安撫鄒閣學  
曾具申 朝廷乞行補官未準回降令契勘蔣宗等  
作亂實非其他盜賊之比今事已就緒統周安衡之  
功雖不可與李成等並言而其宣勞效力若不具申  
朝廷優加旌賞無以為胥吏忠勤者之勸本司保明  
是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周安衡比附次等立功  
人李成于志體例特與補就官資施行庶幾寸功必

錄人知激勵須至申聞者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本司昨準 朝廷旨揮將武岡軍吏董汝霖根勘限十日具情節申尚書省已於今月十四日酉時入樞密院奏字記黑牌遞申發去訖契勘本軍諸卒之變皆是李安世董汝霖生事激作之故獄司勘到情節巨蠹除李安世先已自盡外其董汝霖欲乞旨揮行下特從處斬以為公使生事激變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置惠民倉狀

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糶蓋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隣路輿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平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機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糶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請申常平司

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公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早為備豫之計惟盼盼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奈何竊見國朝張詠涪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糶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為後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糶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

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糶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教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倣張詠之法度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瀕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人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涪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

維持小有弊病隨即求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  
朝廷著之令甲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  
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 聖慈將臣奏申事宜  
特降勅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  
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後批二件送戶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本部契勘  
今都省批下湖南真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稅米  
內折糶米者自今歲為始今人戶納本色更不折錢  
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耗為米五萬餘  
石別教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永無艱食之虞  
送部勘當事理今部照得今詳潭州真安撫兩申以  
本州折糶並納本色米置惠民倉如張忠定公知益  
州日故事必帥守能即用愛人而不較折糶以為郡  
計之利乃能相繼經久之良法美意俾百姓歲受平糶  
之惠又可保全常平義倉水旱之備今勘當欲候今秋

古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申取 朝廷旨揮伏候旨  
揮右劄付潭州從戶部勘當事理施行惟此實慶元  
年正月二  
十五日

### 申朝省借撥和糶米狀

竊見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為甚潭州諸  
縣多以旱告而長沙善化寧鄉益陽等縣為尤甚早  
稻之傷幾及其半朔旱之狀日以千百計其已委官  
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  
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外贏餘無  
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惟早稻而已今既  
不稔則來歲春夏間闕食必甚其濫叨郡寄視民利



病實已休戚每一念之寢食幾廢且去歲收成日獲中熟徒以般販出境為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踊甚至無米出糶州城自二月後即行賑糶至七月終計米七百萬石諸縣鄉村在在勸分免流享今歲所收比之去年大相遠絕晚禾雖茂近者不雨又半月矣頗聞高田已多龜坼倘更不稔其將柰何豫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已甚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倘非控告 朝廷存晉綱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人實被全活之惠數內一契勘本州有未起嘉定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石并嘉

定十四年和糶米三萬二百餘石十五十六年和糶米一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近準省劄指揮於上項和糶米內起一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納見今不住裝發所餘止有一萬一千餘石而已今來欲乞 朝廷將上項未起上供和糶米共七萬二千三百餘石存留本州為來春以後賑糶之備庶幾在城十萬餘戶不至有闕食狼狽之患其糶到價錢謹當令項椿管候將來豐熟收糶補還其於公朝積貯初無虧損而細民實被更生之恩伏乞劄付本州從申施行仍劄下湖廣總領所證會伏候旨揮

九月一日  
奉 聖旨

令潭州於和糴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糴使用  
務要實惠及民其糴到價錢令項椿管俟來年秋熟  
收糴  
補還

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

昨緣潭州諸縣今歲告旱禾稻指傷來歲春夏之間  
闕食必甚常平之積既已控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  
那融遂畫項具申 朝廷其一乞將嘉定十六年上  
供米十四年以後和糴米共七萬二千石存留本州  
為來春賑糴之備其二乞將嘉定十七年合發馬料  
綱免起一年從本州措置就諸縣鄉村置教收納來  
歲給貸末等人戶充為種糧今月二十五日恭惟九

月初八日省劄付九月一日 聖旨令潭州於和糴

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糴使用務要實惠及民  
其糴到價錢令項椿管俟來年秋熟以糴補還仰見  
聖 朝愛育斯民之意與天無極但某元請存留米  
七萬餘石今來止蒙 朝廷支撥二萬所有馬穀一  
項又未準指揮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每遇一方  
水旱悉力賑救未嘗少有靳惜某昨漕江東適值大  
歉與諸司共請于朝前後得米九五十餘萬石官會  
度牒又不與焉大抵悉行給予當時九郡四十三縣  
之民無一流茅感戴至今叨恩此來值道州飢疫又

同漕臣控請旋蒙行下撥賜和糶米一萬二千餘石  
徑行給濟四縣生靈垂死復生今本州之旱視江左  
春陵則為稍輕某之所請亦不敢輒援前例蓋撥米  
賑糶自當收糶補還充穀給貸亦以價錢起解非逕  
乞賑濟之比 朝廷昨尚從其所難今豈不從其所  
易皆某敷陳未力之罪也合再具申請如左

一本州生齒最為蕃庶某去歲以未舉行賑糶在  
城貧民抄劄一萬二千八百餘戶長沙善化兩  
縣鄉都之近城者抄到七千一百餘戶其始三  
日一糶自春至秋共糶過米七萬餘石去冬收

成日係中熟徒以鄰境告歉客販不來本州之  
米却泄於外緣此價直驟增細民艱食然不過  
三兩日一糶尚用過前件米數况今夏一旱損  
傷至多目今諸縣申到檢放旱田凡三百一十  
六萬九千三百餘畝來春以後米價翔踴必甚  
於今非連日計口給糶米有所不可則所用米  
斛比之今年又須加倍證得某近置惠民倉撥  
人戶納到折糶米五萬餘石椿充賑糶已具奏  
申外今蒙 朝廷支撥和糶米二萬石總而計  
之僅有七萬石指準切恐給糶決是不敷某不

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力陳然亦不敢必望 朝  
廷悉如前請契勘十四年以後和糶米見有四  
萬一千二百餘石椿頓州倉除已除指揮支撥  
二萬石外自餘二萬一千二百餘石欲望 朝  
廷併賜行下撥充本州賑糶將糶到價錢令項  
椿管收糶補還所有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  
餘石一面接續裝網起發往襄陽交卸不敢再  
有申請

一本州管下名為產米之地中戶以下輸賦之餘  
僅充食用富家巨室所在絕少每歲鄉村闕食

諸縣例行勸分徃徃所得無幾雖間有勸到米  
石去處以之給糶無田之貧民尚不能徧及若  
五等下戶總有寸土即不預糶其為可憐更甚  
於無田之家蓋其名雖有田實不足以自給當  
農事方興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為耕種  
之資及至秋成不能盡償則又轉息為本其為  
困苦已不勝言一有艱歉富民不肯出貸則其  
束手無策坐視田疇之荒蕪有流移轉徙而已  
某居常深念所以救之而未得其說今春艱食  
諸處細民窘迫至甚惟長沙縣諸鄉有社倉二

十八所凡二十畝以下之戶皆預貸穀賴此得  
充糧種比之他縣貧民粗有所恃某因是詳加  
體訪乃知本縣社倉初始於慶元初年迄今二  
十餘載雖不能無弊而貧民蒙利實多以此遂  
欲推行之於諸邑郡計雖乏極力樽節粗可官  
僚皆謂馬料之穀可以陳乞允撥蓋其說可行  
者二去歲合起之數尚有八萬一千石在倉見  
今在倉裝發則軍前馬料未至闕之一也湖北  
州縣今歲多稔以 價錢解總領所就彼收糴  
自可接續支遣二也某昨來申請之後切度

朝廷必垂矜允而工役煩夥非數月不可成若  
埃指揮恐其替期已迫不能集事先遂行下諸  
縣置立倉教近據逐縣申各起造了畢及已選  
差鄉士主掌分撥稅戶送納田野農民知州郡  
為控告 朝廷立此文長之利人欣悅歸感  
聖恩今年雖欲申輟有所不可某在官二年所  
以為民食計者無所不至在城則置惠民倉諸  
縣則勸立義廩近又申常平司將今年義米權  
就置社倉去處別教受納以備未歲賑糶然所  
及者亦止是無田之民若末等稅戶有田而貧

者自置立社倉儲穀給貸之外別無他策可使  
豪惠且游手浮食之民既被存恤而力田輸賦  
之家反不沾勾揆之人情尤所未安欲望特賜  
指揮從其所請令本州證目今價直以行在會  
子并紐筭水脚糜費解赴總領所交納徑就湖  
北收糶在總領所實無所損而本州得此數之  
穀散諸鄉村歲歲給貸循環無窮實一方大幸  
小貼子其第二項所請恐議者以社倉易生弊悻  
徒費穀斛米必有益某考之諸處社倉敗壞之由  
蓋緣其始多是勸諭士民出本因令管幹徃徃視

為已物官司亦一切付之不加考察且無更替之  
期安得不滋弊悻某今來所置諸縣社倉百餘所  
一切從官司出本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  
執者不得獨專其權兼令二年一替其視向來規  
摹似稍周密其他考察一一加詳質之衆論似可  
悠久且尋常救荒最以般運米穀下鄉為難今一  
鄉之間輒為數倉每倉儲穀數百石其為荒歉之  
備無出此策伏望 朝廷垂察令某迄成此事以  
幸十二邑之民不勝大惠所有某不竛指揮徑將  
人戶稅穀就社倉送納專輒之罪併乞矜宥施行

十二月十四日奉 聖  
旨並依所申劄付潭州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恭惟 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破  
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  
歲人無菜色里無甿聲臣少時實親覩其利歲久法  
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適旱蝗  
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之民惟鄉落最  
甚而致粟又為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  
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  
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 孝宗皇帝之

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  
多端往往歸尤於法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  
曷常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如以常平義倉論  
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  
不能揜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  
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  
者皆可詔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  
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而  
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  
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蒙湖湘

遼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早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  
念所以為一方飢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  
樽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  
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  
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歛散之規息耗之數大  
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採弊視俗制宜者又  
加詳焉此蓋淳熙勅旨之所許也仰惟 仁朝深知  
之初方務行 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中請事  
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 聖慈察臣  
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敕降旨揮令本州常切遵

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象天  
施行無窮臣不勝大願須至奏聞者

尋得旨依  
奉行下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某伏覩已降旨揮群臣候過 寧宗皇帝小祥並服  
純吉者某謹按禮經子為父臣為君皆服斬衰三年  
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自漢文帝率情  
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禮間有天資篤孝銳  
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臣習卑守陋顧沮而止之  
其說不過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  
也獨弗思古禮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



能服之而臣顧不能耶我 本朝 列聖相承外庭  
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迨至 阜陵  
獨出宸斷易月之外哀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  
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推廣聖  
意并定臣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哀服三年於上而  
群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迨 紹熙  
甲寅 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  
月之後未釋哀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  
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干喪禮皆以哀服行事  
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

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飭此於臣子行之非  
有甚難而可以畧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時臺諫  
集議以為點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畧存遺意可以扶  
持哀薄補助名教且請併君服討論竟以不果議者  
至今惜之某愚竊謂古制之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  
必若 阜陵之禮群臣執喪必若甲寅之制雖其節  
文度數未盡如古而其意則已庶幾於古矣自侂冑  
弄權群姦朋附但欲一切反 慶元初政故 光宗  
之喪群臣復以小祥純吉今以會要諸事攷之群臣  
禫除而純吉者 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祔至紹

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之近也自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八月禮部太常寺申乞遵紹興已行之典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群臣自從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文蓋高廟登遐在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內禪光宗踐祚於是文武百僚鞞鞮佩帶悉用吉禮然則當時之純吉自緣新

君之受禪非為高廟之小祥也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豈不重駭耶乃者有司偶失討論徒以光宗喪紀最近而可遵不知甲寅所定乃寧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權臣更改之失自嘉定以來凡權臣之外政繆令刻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蹈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皇帝以至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宮庭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黃之服黑犀之帶未改也而群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

純吉追念去歲是時 先皇帝負宸朝群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仙游已邈臣子雖號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於此時遽即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 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捐肝腦絕筋骨未足論報况區區服章文飭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鞍轡不以文綉此在群臣初何所損而於 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妨愛禮存羊則所繫者甚重欲望 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旨揮姑賜收

寢度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 皇上初政之

先務也其以迂踈蒙恩擢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

其所職庸敢冒昧輒薦其所聞如或可采即乞 朝

廷詳酌速賜旨揮湏至申聞者 未到闕前已有從吉

繼之上 廟堂劄子云前日進待東閣嘗替及 宣宗

小祥百官純吉事伏蒙鈞諭聖上方且執喪群臣豈

應純吉但昨未指揮已下諸道不可復追欲旦夕率

百官請上御殿聖德謙冲必未聽允即降旨候大祥

從吉仰見大丞相從善如流處事有法其不勝歎仰

之至但薄海內外均為臣子若在廷服飾仍舊而外

方獨先從吉則內外異容恐有所未安其謂莫若亟

降旨揮徑作都省勘會昨據禮部大常寺申乞令百

官以小祥純吉雖已從所申緣 皇帝見三年之喪

群臣未應據行純吉見別議施行置郵傳命不過兼

旬可以備達諸道獨川廣其至少遲耳如此則正大

明白雖不死他為委曲亦自可行蓋前降旨揮乃有

司之誤非朝廷之失昨因其有請而從之今以其未安而改之非惟無損聖朝之大體抑足以爭光君相之盛德其區區又切謂而已朝廷之上事無大小莫不皆然非但喪制一端而已舊文忠公所謂印刻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以明聖人之無我正謂此也若以其既行而憚於更改則所失多矣其風荷大丞相先生優容狂瞽苟有知見不敢自嘿仰乞鈞察尋百官拜表請御殿批荅不允遂詔行在職事官以上候大祥從吉諸路依此降旨揮時已闔門求去遂不復爭

### 江東漕謝到任表

臣言準告授臣其位臣已於二月初一日就本路信州永豐縣界割職事訖者兩螭夾侍文玷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祕隆儒之寵為外臺將官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臣其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幸

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盃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陛晨趨對清光者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裁弁其間利責既稀所願優錄於通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等翰林之清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須成命出少府之節遞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閱宿而臨封部教卜和中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輶傳初馳旌倪爭觀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皆聖主將以惠江左之民因博采於風誼頗究知其疾苦以垂鑿之家而因追需之

日以婁豈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書里  
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史之誅求牒訴丘  
山半為賦租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捄可辱輒殫朝夕  
之咨諏兼体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捐賦外之  
征民未易蘇當先法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縣薄恐終  
負於選掄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洪造曲成大明博  
照念臣志存將毋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  
稍觀其政事肆加遠職仍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為  
阜財之方以悅民為悅親之之本輒所仰媿初無鞭  
笞之能擗節是先唯敬佩玉 音之訓

為賑濟無罪可待謝表

臣某言昨以知廣德軍魏峴奏臣將賑糶米檀行給  
濟臣尋具奏聞待罪外恭準尚書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無罪可待魏峴與宮觀臣除已即時望闕  
遙謝訖者囊封引咎甘竦窟投詔旨疏恩遽從原貫  
驚魂甫定感涕交流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猥以孤生寢鹿華貫雖亡他技可自詭於事功獨  
有此心常愿忠於君父頃玷諮諏之寄適罹旱暵之  
苗一道生靈命方危於絲髮九重宵旰痛苦切於体  
膚蒙振贍之有加懼奉行之弗稱惟此年之通患眠

荒政為具文昔嘗竊歎於里閭今忍自欺於天日懇  
誠一念不趨已憂纖悉百為幾如家事官僚惟其可  
用復何常職之拘德意有所當宣皇卹小嫌之避方  
桐川之再至適麥壠之未秋整整衆口之告飢芻芻  
累章之瀝懇雖尚稽承 詔臣子不得而專然苟可  
活民 仁聖必無所愛遠稽汲黯河內之故事近考  
范鎮宛丘之已行輒頒給而後聞果允俞之亟下豈  
料屬城之守迺騰罔上之章謂人臣之臯無甚於擅  
權而天下之惡孰踰於方命始共成其過舉終 反  
中以深文借前古尾太之言實微臣族赤之地縱日

月照臨之下靡隱弗照顧風波震蕩之衝何恃不恐  
亟伸辜籲仰瀆 聽聰在漢法之當誅幸克仁之垂  
宥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澤流遠邇識洞忠邪知臣  
分求牧之憂詎難安視察臣有放鹿之故意實無  
他特恢含垢之恩稍正望說之典以伸輿議以厚邦  
風臣敢不祗載鴻私勉殫駑頓使殺身有益尚有一  
節以報君况為善無傷敢替初心之及物又謝宰執  
啓云巧語  
上聞極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逮迄救過以弗誅捧詔  
凌競拊躬感惕伏念其本漸通敏徒抱闕疎入侍軒  
岬每見 玉色憂民之切出乘輅傳伏觀 聖書卹  
下之類普竭駑材祗承德意屬江左並罹於旱燠而  
桐川九極於凋殘蒙振瞻之特優悞奉行之弗稱風  
宵一念民飢奚異於已飢區畫百為王事殆同於家

事所冀惟仁恩而均被靡違顧文法以自營頓當原  
隰驅馳之時備觀田野焦熬之實欲糴則人苦青蚨  
之欲濟則官無紅腐之儲抑立視其死與既有負  
求芻之托苟利專之可也又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  
或之音顧小臣敢越於拘牽見盛世素存於寬大是  
乃彰 朝廷之美何至于堂陛之嚴以王命而關民  
藉本其所賦貪天功而為己力焉有此心豈虞止棘  
之詭乃出部符之手情狀深藏而巨測有媿先知語  
言妄發而不倫本七足辯荷天日照臨之赫免風波  
論陷之危茲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而秉化鈞以深仁  
而培邦本謂群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常有格言而  
眾賦之功乃相之功抑子誠為確論凡悉力以禪荒  
政即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譖愬之行等馴至是非之  
易位特加全護俾定謨向某敢不仰佩鴻私益有素  
守放麈何辜既蒙觀過之恩蹈虎雖危當勵匪躬之  
節其為銘篆  
馬既編摩

禮部侍郎謝表

乙酉七月九日

臣某言念伏準告命授臣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  
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所有直學士院職事累具辭免奉聖旨依所乞免兼  
外已於今月初六日祇受者伏以龍飛九五幸逢真  
主之興駟召再三邊造適臣之列職親地遽恩鉅人  
微臣其實惶實俱頓首頓首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  
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  
臣則若猛獸之衛藜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  
而邪氣罔干是以 元祐首年盡起諸老 隆興初  
政畢萃群賢正涂既開治象可卜於赫盛旦適追先

猷且得白首耆艾之英以重清時猷納之選伏念臣  
學雖志道材弗逾人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  
館於嘉定改弦之始鰲扉久直曾微華國之文螭  
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予節游易守藩尚期宣  
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墮義輪東下方薄海之仰  
瞻漢札西來先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躡  
於儀曹金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  
之秘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兢畏  
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適用之材  
如臣粗有勿欺之節權躋通服許責微忠臣敢不戒  
在苟容期於筭報惟禮可以為國頌廣晏嬰之言非  
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敬謹奉表稱謝以聞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對越甲藁

請免

辭學士院權直狀

嘉定二年十二月

某今月十八日準省劄省同奉聖旨真某兼學士院  
權直者選掄持異震懼靡寧竊惟翰苑之置官倣自  
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遴簡  
外廷或以校讎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虞肇新此  
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聞之彥惟材是用寧職之  
拘然自淳熙以來距今餘數十載迺若彥中而降

居此惟二二人直謂至難詎容輕畀矧 皇上聿新  
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咨討論潤色之英大  
闡溫厚坦明之制伏念臣早緣干祿勉學為文僅知  
場屋剽襲之功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辟水入點  
道山老歲月於槩鉛猶慚亡補鼓風雨於詔令敢謂  
能勝偶倖直之虛員俾譎材而承乏之身雖甚寵誼有  
當辭昔在 厚陵深嘉蘇軾欲循古實躡真禁林觀  
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望屬饜之後况某未能為  
役何敢徼榮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寢已行之誤渥  
疇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

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所有恩命未敢祇

受伏候指揮

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  
同奉 聖旨不許辭免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  
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  
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  
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  
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  
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  
文墨淺技饕餮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

擯斥所宜適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  
力辭不敢輕受顧如庸陋迺可冒居况今賢俊布滿  
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俾  
某姑仍舊少遣譴訶精擇名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  
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二月八日奉 聖旨不允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 嘉定七年 十二月  
某今月初二日准省劄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  
旨真某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寵數便  
蕃愚衷震惕伏念某謫烏晚出幸際熙辰遍歷清華  
漫亡補報屬以親年既晚喜惧交懷數控佃私斷一

偏墨以便晨昏之奉敢直誤渥超擢逾涯玷中執論  
譔之華副陪都漕輓之寄退惟不肖資望俱輕豈足  
以上副選掄下蘇疲瘵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  
上件恩命陶鑄一州郡差遣庶幾愚分得以少安伏  
候指揮 十一月五日三省 聖旨不允

辭轉官狀 嘉定十一年十月

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真某特轉一官劄付某照  
會者誤拜明綸震惶無地仰惟 聖朝褒功錄勳罔  
間鉅細固得礪世磨鈍之術然而職有當為則不足  
以言功功非可紀則不足以受賞近者海盜披猖侵

軼郡境某繆為守將職當討捕憑藉威靈幸遂俘獲  
僅能免責何敢言勞兼計畫驅馳出於同僚效命追  
襲出於將士激昂忠義則寓客之力鳩集丁壯則鄉  
豪之功其在妄庸一無籌畫因人成事曾何足云况  
當邊廬未靖之秋正 朝廷重惜名器之日若某之  
區區微勞遽蒙寵渥則披堅執銳攘却醜虜者又將  
何以待之某一介書生粗命辭直之義反復思念實  
不遑安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特官恩命使上  
無濫予下無妄受於義兩得何榮如之漜艱投忱必  
期得請所有省劄謹寄留 平川軍資庫未敢祇受伏

候指揮

十一月一日奉  
聖旨不允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某伏準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集英殿  
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填見闕就送還人疾速前  
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  
書省錫命過優拊躬增惕竊以禁廬邃職昔以寵侍  
從之英督府名都間或咨輔弼之權蓋班峻之選掄  
宜稱而地雄則負荷為難伏念某本乏技能繆塵知  
獎鼇扉螭陛未殫許國之忠龍節虎符茂著治民之  
最政虞幽黜遽冒明恩論著非長自冷撰而叨執撰

附循何有絲遠藩而玷近藩豈不貪榮懼難勝任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姑仍舊職改畀真祠負輟至微  
庶道疾顛之咎啣環自詭終酬頭報之心所有上件  
省劄某未敢祇受寄留泉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  
二十一日奉  
聖旨不允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

嘉定十五年十月

某九月十五日准省劄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  
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所  
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前去之任候任  
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到日具起

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送某者恭承令渙有惕  
懦衷竊以列職西清班實聯於禁從分符南楚寄尤  
重於帥垣必材望之兼優始選掄之克稱伏念某賦  
姿甚陋積學未充掌制記言僥榮何補觀風作牧奏  
最蔑聞方勉報於國恩乃驟違於親養三年素鞿甫  
遂終喪一札溫綸遽叨錫命顧憂患摧傷之後正山  
林屏伏之餘詎意么微上蒙記錄以次對而易論譔  
班資甚超踰矧長沙之暇豫章事任尤為繁重昔尚  
慙於非遽今奚敢以冒居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追  
還茂渥改畀叢祠庶安孤陋之蹤少道盈滿之咎所

有省劄未敢祇受已寄留浦城縣庫外伏候指揮月

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  
從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之任

再辭待制狀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某昨準省劄節文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

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某尋具

辭免恭惟省劄十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

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君父有命臣子敢違顧

如新沙郡寄之雄荆湖帥闡之重在選掄為至遴豈

譾薄所能堪迫於宸指之嚴靡容固避迺若職名之

峻尤所未安盖有唐命次對之官至本朝參近侍之

列非嘗真歷禁從未始輕有詔除或驟昇於儒宗式

從群望或優褒於治最庸示殊恩某者學本迂疎材

非敏茂綴班兩省一無裨補之能去國九年三冒清

華之直雖幸榮之已甚猶又次之可言迫切集撰之

陞往蒞洪都之填甫半期而遽去曾寸效之未聞顧

以何名可當茲授致身適列豈非寒士之榮假寵罔

功適重清朝之累載循非據敢昧牢辭除已一面擇

日祇受新除知潭州恩命外所有寶謨閣待制職名

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避免姑仍舊職俾懋新

庸庶逃起躐之譏實荷全安之造伏候指揮

十月二十六日

三省同奉 聖旨  
依已降指揮 不免

辭賜金帶狀

嘉定十六年正月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  
某余嵒李璿楊簡陳咳各特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  
者某恭聆成命不勝震惕竊惟精鏐寶帶所以寵朝  
廷待從之臣某猥以無庸叨榮次對以為過分繼蒙  
恩渥昇以紫綬方惟弗稱是虞魯未幾何又有錫鞶  
之寵顧某何人可以當此况同日並命者三一以制  
閫一以耆儒予之有名受者無媿某於其間獨為忝  
竊強顏祇拜實不遑安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上

項指揮亟從寢免不勝大幸所有前件省劄見寄潭  
川軍資庫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二月二十三日 聖旨不免

辭免召赴行在狀

某九月二十三日准省劄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召赴行在者某聞命兢惶罔知所措唯  
二聖臨朝之日正四方觀正之秋凡收召於人材必  
采求於時望緬稽 元祐因興議而用群賢近攷  
先皇以經筵而招一老物情既協治象可占如某者  
問學荒疎畚能譎薄徒以書生之末技誤蒙 文考  
之殊知入侍軒墀出分麾鉞未效涓埃之報空懷覆

載之恩八駿遐征忽痛仙遊之不返六龍臨御所訢  
神詈之有歸敢圖負宸之云初遽辱賜環之允及十  
年去國豈無意於本朝千載逢辰亦願禪於初政亟  
宜祇命敢復控辭其如朽木之非材重以負薪之多  
疾自長沙而見宣室有媿昔人陪屬車而上甘泉可  
當誤寵異回嚴召改畀真祠庶安駑足之蹤免速顛  
躓之咎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  
欲望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十月三十一日奉 聖旨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某九月三十日准省劄節文九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又準省劄節文九月  
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日下供職又準省劄節文奉 聖旨真某依舊

兼侍讀者內使之除俟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  
仍經幄之新榮兼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最  
謂寵光矧嗣皇訪落之初可容輕付如某者自視闕  
然禮樂詩書少雖涉畧文章翰墨久已荒疎分閫二  
年憂民一意瘁痾由已敢辭夙夜之勞毫髮亡功徒  
致陰陽之寇精神眊曠形体支離頃屬夏秋之交嘗  
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祿是慚詎意龍飛首啟駟



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  
經好學廼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消  
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疾未底安全編簡舊文都忘前  
習記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憊之身而輒造清  
華之選仰祈敷奏俯徇愚衷祿賦祠庭庶少瘳狗馬  
之疾心馳帝闕終願輸蝼蟻之忠所有省劄某未敢  
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指揮

十一月十二日  
奉 聖旨不允

令學士  
降詔  
勅某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除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兼侍讀日下供職恩命事具悉卿以鴻碩受

知 先皇而然則未遂一見也故於嗣歷之初仰  
體留遺之意多又加迅召迭下除書謂即端驅矣乃  
尚杞車邪味昔賢難進之風不忘嘉嘆思應聘翻  
然之義其勿留行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再辭免新除狀

臣近具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  
恩命十一月二十六日準省劄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臣雖訓詞之未拜已榮  
懼之交并伏念臣一介寒生起身農畝自開禧末

以選階登朝列至 嘉定初以館職直禁林曾不數  
年叨備二史越由外補四玷節麾論譔三迂遂塵次  
對凡此皆 先帝拔擢之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者也去國十年雖不敢有干榮慕進之念然區區  
素志猶冀一日復近旒宸少效芻蕘之忠而遺詔遽  
頒扳號無及終天之痛荼毒何窮 皇帝陛下踐祚  
云初首加收召詞垣從橐疊被超除講殿書帷又容  
陪侍此臣千載一時之遇也倘獲盡忠 嗣聖是  
乃圖報 先皇犬馬之愚敢忘斯宜獨處駑劣之資  
多病早衰加以不材冒膺煩劇凡他人談笑而可辦

在微臣必竭蹶而後能又以早苗盡瘁祈請由是百  
病交作門不離醫每值隆寒所患尤劇自顧尪殘如  
此必須休養年歲專意服餌庶不遽為廢人苟未填  
溝壑之前皆仰報乾坤之日伏惟至仁矜而憐之俾  
令奉祠于外異時苟幸有瘳惟命東西所不敢辭干  
冒宸嚴臣無任激切望恩之至所有省劄臣未敢祇  
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 勅旨 十二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 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修史狀

臣十一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日三

省同奉 聖旨真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惕然以榮為惧臣伏見 先朝臣曾筆者論以為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者濫廁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謂也况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 聖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

乞給假狀

某於嘉定十七年九月以後叨被召命復玷恩除緣代者未至當十二月十六日始以兩司印記交付運判李東即日登除適值連雨泥淖行役艱辛顛跌頓撼長幼番病所至訪醫藥療治歷四旬有餘乃抵信城緣某去年疊被恩作今自信城去家僅數程欲乞朝廷時賜敷奏除程給假俾獲療養黃墓下及從事醫藥候假滿日即起行在奏事伏候指揮檢會嘉定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十一月十日續降指揮兼同修國史

燕實錄院同修撰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降程給  
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

三辭免新除併乞郡狀

某昨再辭况新除恩命乞令奉祠于外恭準十二月  
十九日省劄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  
降下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需章游上恩礼繼放  
蟻小臣不敢不遵奉矧惟御天之初萬物咸覩某以  
不材聯榮侯對尤願奔走闕下一瞻穆穆之光謹以  
別狀具申給假候滿赴行在奏事外惟是春官貳卿  
朝廷高選經筵史館必待名儒顧知某者學問荒疎

識慮凡淺私自量揣實難叨居至於視草禁林向者  
雖嘗備數是時去離場屋歲月未久文詞醜駁已無  
足觀去國以來浸益廢忘駢儷應用悉出他人回視  
舊習幾同隔世若或貪榮冒寵必致自速顛隳切念  
臣材雖弗逮人志念每在及物補外一紀四易節麾  
其於民事頗嘗諳悉所至盡瘁不敢營私撫摩凋殘  
惠養惇獨粗知殫竭仰奉使令與其躡綴從班強其  
所不逮曷若仍因郡綬勉其所可能是敢控瀝忱衷  
仰干造化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與某一州郡差遣  
仍許奏事之任其在么微實為大幸伏候指揮

五月十五

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即速前  
未但朕仍共已起發日時申向書省

展假狀

某昨具狀申 朝省乞給假將理候假滿日赴行在  
奏事恭準省劄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除程給假  
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竊念某自去  
歲十二月十六日受代立塗陰雨速併行役甚難至  
今年二月初十日始抵浦城寓里合於今月初十日  
假滿所當遵奉指揮即造行闕緣某在途之日全家  
番病子婦損孕息女喪亡悲憂感觸舊疾復作面目  
枯悴行步艱辛飲食頓減語言少力自今招醫療治

雖稍向安未堪勞動石扶憊上道必有顛陪之憂欲

望 朝廷特賜敷奏二行與展假將理實荷全生之造

伏候指揮勘合已降旨指揮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假半月假滿依已降旨 聖旨依典展

乞先次上殿狀

朝請大夫寶謨閣侍郎真某狀證對某昨於嘉定十  
七年九月十九日奉 聖旨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兼侍讀日下前來供職某節次具狀辭免累奉

聖旨指揮及降制書不允某已於六月初四日入國

門記欲乞先次上殿更令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伏

候旨揮

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  
令問門先次引日止殺

辭免直院狀

證對某昨叨召旨游拜吟書自顧不材非所宜稱屢  
陳免績竟闕俞音既入國門蒙 恩賜對方命有罪  
誼難復辭所有儀曹經筵史院等處除見申審得旨  
日下供職外惟是禁林清邃顛代王言命令之頒動  
關國體某向者雖嘗承乏是時去離場屋未久文詞  
骯髒已無足觀况自補外以來倏更一紀惟於吏事  
朝夕究心筆墨舊習久已荒廢駢驪之作猶未嘗親  
措一詞回思向來套類茫然不復記憶今若貪再入

之榮冒昧供職萬一詞頭之下倉猝不能成章是時  
雖遭重譴亦已無及於事兼某昨因在潭之日軫憂  
民瘼耗損心氣每一發動輒經旬月如醉如癡文字  
之官非精思不能稱職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  
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其免兼直學士院職事不  
勝大幸伏候指揮 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不允  
再辭免直院狀

某昨具狀辭免兼直學士院續於六月十三日準省  
劄奉 聖旨不允者某竊惟再入禁林儒臣榮遇自  
唐而後以為美談顧如某者問學詞章素稱庸陋

曩當嘉定更化之始嘗為直者六年今值寶慶改元之初復蒙知於九陛猥令兼紐復典摘文其在孤蹤豈非至願實緣其自叨外補一紀于茲柱後惠文之書粗知練習翰林子墨之作浸益荒疎記牒悉委之他人筆硯盡捐於故習兼緣心氣之疾作止不常思索稍勞征忡輒甚用敢游陳危懇仰瀆公朝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察其性用實賜以允俞免直玉堂之廬專侍金華之讀其不<sub>依已降旨</sub>必大幸伏候指揮<sub>六月二十三日奉</sub>聖旨

三辭免直院狀

某近且具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今月二十三日省劄奉聖旨依已降下指揮不允懇辭游上恩指載頒蓋即欽承豈應屢瀆伏念臣昨緣盡瘁民事以致耗損心神思慮稍勞疾恙隨作故雖小小<sub>免屬之他人况於北扉遽嚴顯掌內命向者雖嘗承乏其時年齒尚壯心力頗強見諸文詞已媿荒率况今侵尋暮景重以拙恙作止不常昨來申控之詞謂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蓋出真情初非偽飾伏望朝廷赦其繁文之罪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仰戴洪造之恩不勝沒齒之幸伏候指揮<sub>六月二十九日奉</sub>聖旨依屢</sub>

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四辭免直院狀

某證對近三日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六月三十日省劄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惟代言儒者之至榮方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遠嚴保直其間必篤鴻碩某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密勿金鑿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其四忝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爵

已憂公如家積緣思慮之勞遂得煩悻之疾比方少瘳猶未復常雖應酬戕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綸絲之重可使強顏竊自省循實難堪處昔唐帝洪景以草詔踈漏而降絀 本朝范鎮以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况某材既陋甚而疾復縈之倘冒昧以祇承必立臻於曠收用是彷徨累日不免仍控忱詞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伏候指揮 七月五日奉 聖旨依所乞免兼 為疋疾請朝假作

證對某見患右足赤腫行履艱難欲請今月初六日



以後朝假五日將理伏候指揮

八月五日奉聖旨依

乞宮祠狀

臣輒抒忱悃上瀆睿聰臣痿蟻微軀頃叨聞寄憂勞  
 太過遂抱沉痾頃者訪落之初猥叨召擢扶憊就道  
 幾不能支造至江干招醫療治偶幸小愈遂獲造朝  
 賜對宸廷勸誦經幄知隆渥寵祿光荣臣子之心豈  
 無眷戀受恩未報求去謂何伏念臣嬰疾以來衰證  
 具見拜跪稍多則不勝喘急視瞻畧久則頓覺昏花  
 秉騎有上下之艱趨走有顛仆之慮竊自揣凋殘之  
 質難久汙清切之班乃者秋氣浸涼宿疾驟作肌

消減筋力支離體賦虛盈足復赤腫雖蒙予告未為  
 向安皆緣叨竊之故多以致災虞之狎至仰祈聖鑒  
 俯察真情特畀祠官俾便醫藥倘尚延於殘息終圖  
 報於鴻私干冒 天威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伏候

勅旨

八月九日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詳

勅某省所奏乞特畀祠官事具悉惟后非賢罔又  
 惟賢非后用食此蓋君臣相須之急而亦君臣相  
 遇之難自昔已然也卿抱有用之學數千里而來  
 卿之本心固欲其道之行也朕方望卿以有為則  
 非孟軻不遇之比也而乃翻然思去何哉矧卿春

秋昂盛風霜微侵少親湯劑自底和平其安厥位  
以展猷為朕之眷眷卿其深體所請宜不允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宮祠狀

某近緣疾恙控告公朝乞畀祠官退伏田里伏準今  
月九日省劄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恩綸下  
布備極寵光自顧么微豈且蒙稱伏念某至愚且陋  
初乏寸長際遇龍飛首叨召擢其為榮耀實倍等倫  
間者一對便朝兩侍經帷竊見 聖上虛懷忘我有  
仁皇之度發言中理有一孝宗之風退而喜躍為之

不寐自昔有志之士嘗患遭時之艱今某何幸既值  
英睿好學從善如流之君而廣廈細糗從容勸誦又  
無非可言之地深願勉殫尺寸少補涓埃曾未三月  
遽求引去揆之於義夫豈忍為實以螻蟻之軀連年  
抱病昨幸少瘳遂獲造朝兩旬以來舊患復作陰消  
潛耗血氣益衰重以瘡瘍痛楚尤甚精神凋瘵形体  
支離謁告卧家職事弛廢凜然震懼如坐針氈是用  
再瀝愚衷干投造化伏望 朝廷察其情實特賜敷  
奏檢會前申畀以祠祿庶幾謁醫問藥獲保生全亦  
免尸位妨賢自貽譴咎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

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  
隆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乞黜責狀

某比者耳輸愚悃丐奉外祠游祇綸音未賜俞允么  
微一介蓋即稟承誼有未安敢避三瀆伏念某性資  
甚陋學術又踈偶際昌時獲塵清貫畧亡毫髦上吞  
鴻恩每日省循第深震惕昨者大明繼照命召首盼  
旋玷除書俾貳宗伯竊伏念從臣之職責在論思語  
嘿之間皆係國體既寘身於華近當同上之戚休尸  
素苟容則有乖職守盡言無隱則或闕事情而其識  
慮非長戇愚惟舊徒有芻節效忠之意而無適時

變之方陳義大迂隱憂過當賴 聖明之洞照知拙  
直之無他非惟曲示於優容且復稍加於采用天誨  
地育何以過茲朝思夕惟未知報所而群情弗叶公  
論靡容伏觀憲府之章實中愚臣之病但當自列敢  
復他云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亟加黜責以示威懲  
庶安衰退之蹤抑履風憲之體伏候指揮 八月十八日三省同  
奉 聖旨不允  
令學士院降詔  
勅某省三省同奉仰伏乞亟加黜責以示威懲事  
具悉朝廷之遇士大夫也以禮士大夫之進退也  
以義一或反是則上下皆失其經矣卿以碩望朕

所特招初至闕廷屢陳忠讜朕既開納而施行之  
矣卿果何嫌而必欲賦歸耶夫比有事主各罄所  
懷工師相規同心濟濟此隆古之風也朕甚慕之  
用賢勿貳朕固已定於宿心竭節盡忠卿益益殫  
於素學朕告已再卿無復云所請宜不允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再乞黜責狀

某昨露悃忱冒干 朝廷乞加黜責以示威懲恭準  
省劄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者居數月而求去者三豈其本志不逾旬而賜詔者

二蓋未前聞在 聖朝曠美之恩可謂甚至而愚臣  
進退之誼實不遑安竊念其猥以譎材濫陪近綴竭  
忠徇國本慙拙以靡他陳義告君或迂踈之已甚雖  
荷宸聰之容納其如物議之沸騰仰惟 祖宗以來  
務崇臺諫之體凡所予奪公論皆謂當然一有譏訶  
重臣猶當引避况於從列敢傲憲綱然其未即抨彈  
盍使自為去就倘控誠之弗力姑懷祿以為容辜戾  
如山愈難逃於典憲廉隅掃地將不齒於薦紳仰冀  
清明之朝俯察羈危之迹既是排於執法難冒耻以  
在廷即賜奏陳亟加譴斥庶幾伸言路之風采亦重

微臣之罪辜瀝懇輸情必期得請伏候指揮八月二

奉 聖旨依已降詔 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三乞黜責狀

某近具申 朝省乞賜奏陳亟加譴斥伏準省劄二

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念

某一介輒生初無長技適遇 聖主龍飛之初召從

選外列在近班每有開陳輒蒙嘉定昔孟子事齊之

宣王道未嘗少行也徒以王由足用為善至其去也

猶三宿出晝以異王之追已此聖賢事君之心為臣

子所當取法為者也况某以凡材而適遇聰睿好學

之君始初清明之政不惟顯用其身而且施行其言

亦獨何心忍於去 上之左右哉特以 本朝舊章

尊重言責凡臺臣議論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皆當引

去 朝廷亦不復固留所以伸言路之風采存朝廷

之紀綱而養士大夫之廉耻一舉而所全者二焉非

細事也伏觀近者臺中所陳其於某妄言之臯可謂

明斥之矣然而未即彈劾者蓋由有委曲保全之意

欲其自為去就故也今若頑然不知引去則是傲言

路也傲言路則是慢朝廷也夫一從臣之去留於事

為細而言路伸屈紀綱繫焉其可以某之故而壞之

乎且士大夫能重其身而後能為朝廷重今臺臣既  
斥其罪矣而乃貪戀榮祿栖栖然尚冀一日之留則  
是頑鈍之耻之人也堂堂天朝衆雋布列安用一  
無耻之人而使班侍從之班乎反復惟念實無可留  
之理是用游瀝肝膽控告公朝察其本心而亮其  
不可得已檢會已申事理即賜處分施行若乃區區  
愛君之心則雖在獻畝豈能一日暫忘異時心迹既  
白朝廷復有招呼則奔走闕庭其敢或後區區舟  
裹天日臨照伏候指揮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  
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請  
請

辭免除職宮觀狀

今月初三日恭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真某除職與  
宮觀九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煥章閣待制提  
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任便居住扎送某者竊惟竇  
奎候對密聯法從之班琳瑯奉祠實祝聖人之壽於  
焉列職蓋以優賢伏念臣器窳且卑學凡而陋屬龍  
飛之有造叨駟召以來歸一對便朝獲瞻天日之表  
再陪講殿親聆金玉之音念吾君真有不世之資  
在微臣當劾勿欺之報而思慮太過語言不倫雖見  
察於淵衷卒莫逃於公論退循臯疾端合誅夷敢圖

仁聖之朝特宥愚憊之罪已為過望敢復僥榮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寵渥免重過愆所有上件恩命  
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十一

今日三月三日恭奉旨

翰林院編修官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

王長民鑄降狀

臣猥以駑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朝夕  
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蠲租  
發廩無所愛惜飢疲之氓賴以少蘇然某博采衆言  
皆謂艱食之日尚長迂續民命唯仰二麥故於八月  
間鑄板勸民種植且控請于 朝乞撥降錢楮貸民

糴種復慮報可之命尚遲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兩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陳懇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懇者愈衆蓋保正縣胥相為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一户而獲數十千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而財得百餘金者惟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者身為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漫為文具始則泛然付之使手繼則一切護之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

履務籠冒色色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刑陳杞等械送州獄尋據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己或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解字亦料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椿管錢物非准指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朝乞正專輒之罪而官吏乃奉行威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 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



矣。啓啓生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外。所有通直。即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之罪。實難倖免。况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已。抑又可知。伏望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中尚書省御史臺諫院取指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皆同任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語。言省縣吏持詭名之

狀請判敷言等。更不詰問。便即支錢。臣各已移文令其具祈。今契勘敷言之罪止是鹵莽。猶為可恕。若長民者。書生為吏。乃於歲儉民飢之日。初新官舍。据獄司勘到陳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賈批貼告報本縣。自押錄手分鄉貼司抄寫人各名科納添助修造錢。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擘劃。遂於麥種錢內擅支四十四貫。以納本廳。續又侵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者。蓋今州縣之官。凡百非泛用度。率多數配吏人相習成風。視為常事。不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浸移官物。則必接受民財。

此風不除為害非淺伏望 聖慈將長民量行鑄  
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勝幸甚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  
軍廣德縣丞馮旣送部與獄祠狀

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邑之政若乃  
狠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  
廉察為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郎知寧國府南  
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孫而澄之子也淳厚  
端良有承祖烈輕儇浮薄厥有父風本縣去歲菑傷  
為一郡最賑飢檢旱若抹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

而仁任乃以被檄為名委其職而去卧家數月恬若  
不聞畔官離次已為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  
獲已還任遷怒邑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特榨  
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宵且  
以知縣妄用官錢偏申臺府及守臣張忠恕索曆驅  
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著仁任之言莫非詆誣臣考諸  
公論皆以仁任為不直遂對移蕪湖縣主簿冀其少  
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  
長且不有監司矣臣所謂狠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  
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丞馮旣年迫桑榆志氣衰落

間嘗攝邑頗乏廉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版運制置  
司對撥米斛群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號乃以黠  
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為欺弊盜  
糶官米凡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勺一合皆  
為可惜號為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散失米斛其多  
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耗而失職者號是也二人  
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繆俱難存畱在任伏望  
聖慈將仁任罷黜號送部與嶽廟俾凡為吏者知所  
警飭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  
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 朝廷下  
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拯之則民雖不幸而遇  
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殍  
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仁人之  
於拯菑雖髮膚有所不愛况其他乎富強之在青州  
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趙抃之在越賑饑藥病多  
出私錢蓋為君上牧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  
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 陛  
下仁聖哀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

堯湯之用心而臣徧察州縣間求其至誠惻怛恪意  
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一朝廷之至仁而  
咎官吏之不仁也間者蓋嘗以給貸麥種錢縱吏盜  
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為姦而劾一  
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一朝廷賑濟  
之米指留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  
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  
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  
狡誕謾之術曩守雪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倖  
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門以

陰求人過一詞骨畢牽連入獄有臯犯甚微而遭編  
竄者崇聚歛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剝一孔不遺  
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畏之甚於豺虎去夏  
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  
忠恕條畫燦然本末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  
於諸州俾視以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  
境內飛蝗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恠之  
何其言之上而實不副也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  
其地與宣大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為臣言宣境之民  
憔悴亦甚振恤之事殊未有掄傳聞鄰境散錢給米

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為旁郡民者臣亟馳書提舉常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為宣之六縣地最大早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裒類成帙一一記載若已記事之為者臣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給散而詳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之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未幾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朝廷撥賜轉般倉并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撥下

諸縣為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擘回申而氣餒詞窮不可掩覆姑據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人戶已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銷豁兩獄罪囚上軍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糧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賑濟米內拘留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為灰蛀欠折之數不思上供綱米係嘉

定七年新收而義食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  
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為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  
本意自謂文移眩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沒  
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歷鉤校條析具得其情  
倉猝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當書  
攫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嗷嗷如在  
溝壑 陛下不惜太倉之積採之於垂絕之中為守  
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侵漁之計乎且 朝  
廷蓋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借  
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撙節之方何至紛飢民

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  
行當以賑濟為主勸分為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  
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 朝  
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枯無餘形迫  
勢馳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勸令認  
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  
畏其雷燄止得俛首聽從據忠恕所申六縣人戶認  
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能  
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  
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

否則縣官按奏黜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  
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  
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採  
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為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  
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待其餓莩壘壘死  
七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司雖分州  
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  
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 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令  
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  
乞下臣此章戒勵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

仰體 朝廷之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  
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拯拯不力者並許監  
司按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  
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斂怨於民去  
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臣者蓋謂  
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取所以編之版  
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一定不易之制而本  
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  
紬一尺一寸則科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

兩至於和買紬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  
一也本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  
製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  
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印申府乞委  
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  
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出榜責令入戶重  
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入戶輸納去年折苗  
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私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  
如納粳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  
前私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

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五  
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足  
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折麥錢大  
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酒宅堂又造酒  
責令官吏沽賣以撓奪贍軍正庫之課額一有虧  
欠官員動遭責罰公吏例行決配而官吏怨坊場  
河渡之敗闕者不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  
既籍沒身復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  
宗子降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  
經年而不予近又勅例坐倉回糶孤遺米并以酸



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衣錢每  
名抑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噤不敢言而軍士怨  
中產之家有因科配販糶破壞家業而怨者有為  
戶長以逼催逃閤稅賦鬻產代輸而怨者有無辜  
遭罹刑辟編竄他州骨肉離折而怨者臣始聞之  
猶疑其言之過尋采衆論皆謂信然方 陛下宵  
旰動民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恕身在近藩敢  
為殘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  
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恕僥幸善罷或反叨陞擢  
外臺耳目其將焉用此臣所以不敢嘿也伏乞睿

照嘉定九年二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張忠恕  
與官觀仍令江東提舉李道傳日下起發前去  
時暫兼推 寧國府事

因明堂赦薦趙監獄 蕃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  
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  
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  
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連街結罪保明聞  
奏即不得已常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  
妄特與擢用仰見 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  
傳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

南嶽廟趙蕃 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  
清高蚤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  
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于詩晚  
益平澹身雖閑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  
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為本蕃雖名在吏部  
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  
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  
名聞伏望 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  
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  
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賴僚  
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  
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  
已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  
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  
辦和糴招募效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刻聞  
于 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  
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  
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

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即前江南東路  
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鄉為  
鄂州錄參日其年尚少已為吳獵詹體仁所知目以  
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已  
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苗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  
往與本郡守二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  
憚勞若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  
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  
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寘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  
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

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 聖慈  
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并坐之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  
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為重鎮者  
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郡隸  
焉肆我 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褒生  
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為親王執  
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間廼有凋郡之目臣

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  
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  
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已奉公之守  
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  
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 陛  
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  
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為暴橫清修  
之譽蔑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  
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難 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  
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

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  
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可  
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  
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况是邦新罹前  
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興羅  
織之獄無罪而籍貲產非辜而罰賍錢善良之家訟  
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  
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  
有之而其兇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  
寔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

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含垢過而能改聖賢許  
之然大體可稱則一肯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  
若庶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 聖朝杖  
拭之恩而貪暴亡狀廼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  
過也明矣臣若願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  
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 朝廷况今明良會聚之  
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鎖印曾無留難何所疑  
畏而不亟論奏伏望 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  
揮特賜收寢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疇獲  
遂蘇息臣不勝至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為破落州  
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  
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為出自足支吾使為郡守者  
庶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  
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為伏乞睿照

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

八月

臣竊惟方今 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  
有位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所然後無  
負 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州廼有顯恣妄  
為貪黷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小吏以

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  
不以聞則為失職昨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懇知寧  
國府張忠恕妄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乘勢  
收擄錢物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廳  
吏任澄送上元縣振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  
父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庫子  
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詞連及施  
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趙通夫舍屢干  
施良勾貨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浸成嫖隙又緣  
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

榜召人實封告訐於是撰造虛詞詣府陳告稱父施  
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瑣等物寄施良之  
家忠恕欣然視為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  
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夏中百端鍛鍊勒令  
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  
千緡忠恕猶以為未足復將其壻田產併行沒官展  
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妻宗室婚嫁數  
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化離其為不仁孰甚於此臣  
竊考 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贓畢至流以  
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

嘗遭黥隸然異居折產辜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  
物揆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  
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恩忠恕志在得錢  
遂併 國家之法令 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且自  
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訐之詞遽將人戶封籍者亦  
未聞有先封籍而後進人者蓋忠恕之心沉溺姦利  
民間訟懇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  
虛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  
罪當罰錢某人辜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  
無能自脫者如保正王椿以受船戶繳引錢四貫八

百為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貲竹木牙人劉剛等以  
多收商旅牙錢為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  
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  
宛陵為甚群情洶洶幾不聊生為郡守者方且大開  
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事俯育之具而  
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  
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象求  
實受府檄估賣其財產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  
窬之謀鷄鵝孳畜則烹之以饗從人繻帛軟細則卷  
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供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

求般去者十餘件如糯穀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  
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縑段衣  
物髹器之屬是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  
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之家寃痛方甚  
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  
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  
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  
朝象求以貲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  
僥幸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  
聖慈特賜重行鑄罷未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

使州縣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  
居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為數寔繁月椿版帳率多白  
撰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  
苦伸理寃滯往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  
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  
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  
人焉謹具列于左須至奏聞者



宣城即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俊學識通明  
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在民催科  
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  
曖昧莫知主名臣某委之緝捕乃能多設方畧  
日夜究心曾未數月罪人斯得姦兇讐伏寃結  
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

奉議即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  
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  
廉靜無擾田里安之

宣城即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

譽疆毅自立卓犖不群弋陽近歲凋弊日甚自  
其到任極意爬梳結立義役以革紛爭賣美之  
弊優卹戶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  
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為賢令

宣城即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  
蒞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撫務為苛暴官吏重足  
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  
常度慈祥豈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邑境洪  
水驟至榆方在告力疾而出巡行拊勞不俟申  
請捐公錢以予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宣教卽知池州青陽縣許溪學問淹該材力疆濟  
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溪始至官適逢  
儉歲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償舊逋又免新借  
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蓋有功於此  
邑者

宣教卽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  
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其為邑也心平愛人用刑  
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  
承事卽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燾名家之子生長見  
聞宣城夙號煩劇燾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

恩信及民不為苛猛歲適旱饒推行荒政曲盡  
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  
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決之訟番訴絕少

承議卽知建康府漂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  
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為本人甚安之

奉議卽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  
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

奉議卽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為政寬  
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

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

見聞問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 朝廷特賜甄錄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妄之辜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右臣疎庸一介誤蒙 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竊自誓以為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則內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徃者蓋嘗以公論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內之官有為公論

所予而嘿不以聞何以道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本誠實學有師傳修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今為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政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耆年天資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李案性行粹溫規模詳結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然自持不為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將耻為表暴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

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  
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一長辦一職者之比  
用敢仰體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 聖慈特  
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伸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稱有平江  
府寄居趙忠訓即廬州將領趙磻夫有婢阿郭出嫁  
與城居百姓李五為妻既嫁之後仍復不時取歸至  
則苛留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大夫之所耻談逮

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  
子趙司戶親戚沈元龍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  
五之家肆行威力毆其舅姑壞其門戶碎其什物強  
取阿郭以歸幾同劫盜蔑視官府畧無忌憚本司送  
獄根勘得實已將陪涉人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  
趙司戶皆係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橫行街  
市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戶聚廳之人獄司已  
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盡情根究然則離任  
而共為聚廳不得聚廳而輒肆兇橫其可乎將勘到  
情節備牒饒州及江東諸司請差人前來平江府追

取趙司戶時伸還任本司除已施行外竊見迪功郎  
饒州司戶參軍趙時伸身為掾曹職在倉庾畔官離  
次已是罪人况父子聚鹿尤為可醜不加懲治無以  
厲其餘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趙時伸罷本任以  
為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頃至申聞者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誤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在位  
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臨遣之恩  
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祿之災舊觀未  
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為雹雨澤未決人情憂危正賴

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流離饑莩之患今在任守  
臣趙師端除丞大府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  
遴揀良牧以幸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  
平生素履臣不熟知第聞昔為臺諫之時頗有交通  
關節之跡若子與婿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  
夫身在三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至嚴  
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寄以千里  
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之人其何賴乎  
况今旱菑之餘正以謀求荒政為急琰嘗兩守偏郡  
治聲蔑然必不能推饑溺由己之心解百姓倒垂之

厄臣欲俟其到任然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班  
州郡將迎費耗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有陳欲望  
聖慈將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  
惠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劄三省同  
奉 聖旨別與一等待闕州郡差遣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関央郡條苟非其人必至貽  
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滿新通判  
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卿依憑城社旁  
若無人訟擻之日居多在官之日絕少由此縣道敗

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  
素高加以旱菑之餘講求荒政正賴倅貳得人相為  
協濟如楚卿者實不堪任伏望 聖慈將楚卿罷免  
或與祠祿別差作邑有聲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

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  
省劄奉 聖旨依韓楚卿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  
便居住理作自陳餘依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鑄罷

六月

某竊聞先儒程公顥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列之初仕  
者大抵先歷征商征商之微似非親民比然寬厚廉

○真田文集卷之十二  
十四  
潔者為之則民之蒙利必多暴酷貪婪者為之則民之受害亦衆益知先儒之言可信不誣某比以巡歷至饒州樂平縣有進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縣監稅進義副尉王昂之不法事凡數十狀某初未敢謂然遂檄弋陽主簿王晉體究其實乃知昂之以貨入官天資狂恠監司有以為材者俾攝尉職由是恣為暴橫旁若無人其催科則將逃絕之稅袞入催帖勒令人戶代輸有送納少遲則於大雪之夕褫其衣以當錢監留不放幾至凍死者有連日比較遭大杖七次荆剗雜下幾無全膚者其稱呼則以判院直

閣自名百姓陳詞誤覆省幹而訊其手背掌心者其行轎則必欲市民起立有倉猝不及而猝至務廳綱吊決縛者邑人為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則昂之之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士蔡奭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法事凡數十條其亦未敢輕信遂將專攔數輩送獄鞠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屬在法不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虛唱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法不應捉稅則朔立纂節多差巡船以邀截陰與吏人相為囊橐日令買物供應苞厨魚肉茶鹽皆有定

數甕食餐之行無所不為据獄司所勘專攔所供揚前  
 後受吏人錢以數百千計侵盜官錢為數尤多則揚  
 之貪婪可知矣其見其罪狀甚明已將昂之對移信  
 州指使揚對移池州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難  
 以復還本任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昂之揚並與  
 鑄罷以為州縣小吏暴酷貪婪者之戒謹具申尚書

省伏乞指揮 准嘉定八年八月廿一日旨劄奉 聖  
 旨王昂之李揚各降一官資餘依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其竊聞士之行已篤實為先吏之臨民廉潔為本二  
 者既虧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伏見廸功即寧國府

南陵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頗有雋聲挾其寸長不  
 修士檢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久  
 之始脫浮薄無行鄉人鄙之及來南陵茂棄法守窶  
 戶有欠城博未納者縱容弓兵扣取錢物窶戶不勝  
 其苦而縊死僧有為豪民所訟者復遣弓兵要索賄  
 賂僧不堪其虐而又縊死漕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  
 而良肱去自當修飾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貪婪如  
 故本司職兼督察郵傳以南陵管下舖屋敝壞今本  
 縣截撥合解錢措置修葺相如偶攝縣事乃敷隅官  
 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以為已用隅保既不



應命舖屋亦不復修其到司之始即追其聽吏問官  
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其庇吏而拒監  
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令還故官伏  
望 朝廷特賜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艾未必  
不為君子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  
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相如放罷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鑄降事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夫為吏而  
不良法之所宜絀也宜絀焉而以幸免則凡不良之  
吏知罰之不及已將安意肆行而亡所忌欲民之不

受弊得乎臣謹按通直郎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  
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至官已聞其繆及試之以  
事則宜枉者直當白者黑蓋其為人惛惛不辨吏以  
為可索亦曰可吏以為否索亦曰否顛倒實亂不可  
枚舉姑據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  
東州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凋敝貧富易位比  
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縣邑得人  
者往往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致訟者間  
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者也臣之未至請胡榘  
而愬者已數百人臣之既至詣臣而愬者又數百人

蓋崇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隅保吏胥之手飛走膏粱聽其自為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為下等賄賂不至則以十金之產增而為百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衆圍保正之家明日聚衆撤戶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東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管千六明義鄉之芮六五允定鄉之倪怵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鄉之朱七十賢賢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者數十百人持杖敲吹鑼火拋石室廬器物為之蕩盡桑柘竹木為之一空甚者刃傷其人驚死其老幼崇既不能彈壓

巡尉遣兵收捕或為所執縛崇亦不能誰何一邑囂然幾至生變臣與守臣劉桀墮下本縣毀不公之籍人情始定爭聞始息推原其故皆崇之昏繆不職有以致之而畧無一言肯自引咎囚繫纍纍充斥犴獄臣屢移文督其勘結而視之蔑如其竊考其人微寸長可稱而宰邑遂滿三載者蓋其貲產富厚甲于宜興其改秩也以此求薦其居官也以此求援故與之為地者衆而僥倖至今臣若顧避怨仇遂使漏網則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才如崇不職如崇而以善去顧何所憚而不為非乎臣愚欲望 聖慈將崇特

賜鑄降未不與親民差遣以示至公以懲不恪實一  
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

諫院照會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王索降一官放罷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重行  
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  
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千人湯文  
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鞠  
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以檢下故使本倉之  
吏紛然而為姦據專知邵維斗級尹茂廳子夏震攬

戶孟三二等供招監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  
借錢入已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  
以索逋為言監倉張錡乃令邵維許以將來受納每  
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  
戶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  
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邵維等從條斷  
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  
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蔑棄法守隳壞庶隅輒於攬  
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  
明揆之三尺臯犯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贓之吏何

所畏而不為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錡重行追奪  
 仍罷本任以為未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  
 有修職即王佐才承直即許如川者皆以賍敗論  
 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  
 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縮繫  
 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統屬者故徃徃敢為欺弊  
 旁若無人欲望 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  
 官到罷並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  
 赴部注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指揮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

省制奉 聖旨張錡降兩資放  
 罷餘依小貼子內事理施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謂維新小議于內事則謂  
皆附奉 聖旨則謂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觀正月一日 御筆令內外小大之臣悉上封  
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愚不肖往  
者 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便朝丹侍經幄  
玉色睟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 聖學之高明  
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踈妄發自速辜愆投迹山  
林繫念宸極一飯弗舍此心如丹 陛下以天地之

仁不棄小物復枚括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佑我宋默啓 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辭正論交進闕下况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忘言而伏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湖帥臣以八陵之圖奉上 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即官以上詣省恭賦集議以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 一祖 六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或謂 人以河南歸我而 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

謀審如所傳是將復蹈 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云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 朝廷之上務存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強虜暴興接我疆場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使余嶸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虜元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聘虜道梗莫前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彼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黃河一帶之水以

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憚人交  
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諛因以便親旬外而去陛  
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  
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  
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執所必然  
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已之深  
憂欲於未雨之時大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  
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訾  
省乃今中原無主遺黎思 宋掃清河洛茲惟厥時  
而士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

門謀循回適隳祖宗之法度懷 朝廷之紀綱民力  
駸剝而無餘人材衰頹而不振雖 陛下赫然振起  
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  
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  
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讎也伐與  
國為非義滅世讎為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  
中原之失虜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 祖宗  
之耻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為  
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在  
我力未足為而欲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可也臣

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以徵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何邪自有載藉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隋之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為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

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譚積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甸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糧之請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之吾不能校也



我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  
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議蓋以深詳事宜獨慮帥  
臣既以為功欲其亟遂虜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  
塗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虜如昔恃金  
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犬戎之性冒浚貪恠一與之  
接烏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  
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  
輟而虜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稔成大咎今帥  
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  
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

饜之求難塞之辭自此狎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  
以飽豺狼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涿  
易來歸不可謂非天予也而人謀弗臧以適賈禍今  
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  
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  
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群邪用事  
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种  
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驅之即敵每向輒北  
今群賢在列豈曰乏材大抵文致雖優往往弗嫻武

略宣威制閩實難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繼儲材待  
事所宜蚤圖而環圻諸將亦未見有種楊比者以種  
與楊猶不克濟而况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  
也 宣和承平熙洽公私富貴可知用兵曾未幾時  
而改鹽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圖未  
復群盜蝟興今之事力視昔何若權門有丘山之積  
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虛人人愁歎江湖閩浙微  
警甬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拊之以循吏卹之以寬  
條疾痛呻吟度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歛必繁官吏  
緣此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煽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

甚憂者二也况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  
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  
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  
以燕城運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  
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  
如所云 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

惟 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  
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  
此鄉治之機也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  
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

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惑則雖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俶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墀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搖本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謂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之

本凡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韃雖強暴豈能于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遼之典故或倣東晉絕虜之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啓後患不若竦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內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執舉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

陵王虎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  
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  
鑑惟 陛下審之重之母使制閭之臣設事如商浩  
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 徽廟初  
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  
開邊釁大臣乞加竄殛 上曰言路蔽塞久矣豈  
可重罪即命以官此 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  
執政外而邊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  
上誤聖聽師行之日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

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海南於是言路絕而禍階  
成矣 陛下盛德謙冲開道求諫群臣仰體聖意  
當此大議必有昌言言之異同均於為國惟 陛  
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喪幾下情獲伸言路  
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乞以 宣和  
為鑑仰祈 嚴察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  
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妄戒懼者後世  
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命定命之

說竊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過尔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耳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烏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求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盤游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繼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謀是以謂之靡非常然後知二公惓惓之忠非過計也然則繼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

忽之哉厥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為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 藝祖基肇造之命而 太宗定之 高宗基中興之命而 孝宗定之 聖子 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為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焉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焉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睠焉西顧命之為中夏主夫豈苟然哉今中原倣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時使吾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畀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

未定之時也 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韃日以興  
金日以削嘗中夜彷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  
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求命之  
戒 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識憚  
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惟益咨  
怨所謂祈天求命之言直視以為遺闕而欺天罔人  
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災害酷烈錢塘巨浸  
莽為沙磧天台茗雪州化為湖而都城之災則尤曠  
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燹  
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蓋岌岌然上賴 九廟之

靈樞臣殞命 陛下親政英明果斷薄海聳觀而於  
外攘內修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匱以滅告矣群雄  
虎爭猛敵熾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  
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  
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  
秋以來積陰多雨陽澤弗競而乾文示異數見於清  
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懼者臣是以復  
進祈天求命之說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禳穰小數  
誦瀆鬼神之謂也稽諸召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  
有之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

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  
毋不敬之言揭諸宥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  
害吾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  
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敬者也 陛  
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  
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  
吾敬者也 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  
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  
佞人之殆有一于此皆是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  
嚴 盪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

此皆足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 陛下  
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  
位以來為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 聖心之所未安  
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于衆  
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  
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  
後蓋一念之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  
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  
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  
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

小民參之何邪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成賊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弊易鹽鈔額用罔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估沒編隸濫及無辜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嗷嗷恬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廉耻道絕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為未足而責之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為不足而責之以田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為而民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又

以官吏爭自為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無異於綠林黑山之所躡轢也可勝嘆哉仰賴 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紐于舊習者鮮為革心之圖困于虐政者未被息肩之惠蓋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賍吏雖懲而賍多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既興江淮之間科調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 陛下至仁寧忍聞此臣願 聖志惻然與念申頌 詔旨凡郡邑培列之政邊閭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命者必罰無赦至於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首而楮



輕物貴為生孔難愁歎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惠  
鮮鰥寡皆窮悴之人奄奄就盡惠澤所及鮮然咸有  
生意此海內所望於 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  
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  
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  
者信一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陛下真能敬德於  
上而使斯民懷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拓之  
本其在斯乎天厭夷德久矣韃戎殘暴所至為墟必  
非眷命之所屬 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惟益懋  
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行若天與俱強勉

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窮乃瞻南顧當有  
其日中原故物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  
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昔梁武欲取河南嘗自語曰  
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  
之夢群臣之諛不能自克卒隳金甌之業追迹梁武  
平生所為違天悖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  
世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訓  
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 先皇今敢不以告 陛下  
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

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說為 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能自己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徃徃議 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 陛下之本心蠢茲女真繼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 九廟神靈所當慰安 八陵兆域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 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越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

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為故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強對亦能自保其國自 嘉定四年冬始得韓人圍燕之報有識之士知 國家異日必與韓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懵亦嘗屢言於 朝使當是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 陛下今日之憂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

以固已權。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內外無一可恃者  
平居支持猶懼未足况以之圖大事乎且用兵莫急  
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  
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  
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  
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  
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若是極也  
昔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今奔走四方  
惟一杜杞使脩在今日又可勝歎乎夫古之用人必  
有副貳而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內而金陵

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已患乏人况於副貳  
爭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  
於軍食臣在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  
帝曰問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  
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渺瀰相連而  
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兇驕脆之態迨久駐  
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  
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強兵足食  
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  
且及今亟行經理大修墾田之政願為一司以領之

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  
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五勅以軍法不待糧餼皆  
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  
以攻 先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  
選用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效而所  
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備枵  
然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未以入江自江而入淮  
汴既久堙又湏陸運其為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  
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  
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

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無倍亦非三  
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  
武之時也願 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  
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  
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歛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勢不  
為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雖愚懵然  
向為 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時  
措之宜聖賢所貴惟 聖明裁擇

貼黃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扁繼  
庸醫作壞之後也其證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

于害事則人將以責和扁而不責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責也兢兢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用猛狼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勝倦倦

又貼黃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人不致人之說王師之出若狡虜有謀縱令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抄絕餉糧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南若不警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

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綴吾諸城之戍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將烏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冠于江左而用兵曾未幾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

為笑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後令民  
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骨  
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橫有科  
率而外閩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  
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溫陵見松江  
制司行下收買籐麻所至皆以為苦近至三衢又  
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衢婺之民不勝愁歎夫籐  
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  
所須者廣欲不為科歛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  
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伐

燕孟昶實贊其決裕既北向內地空虛盧循徐道  
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為蒲幸而破賊豈曰成謀  
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  
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歛靠實之言惟陛下察  
臣之忠而非苟異者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  
懇懇效忠之至

三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  
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群  
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

斷薄責帥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秦穆用人之意而  
置司于泗水邇東惟仰窺 聖算沉深嘿悟進取之  
難漸為收斂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  
容回斡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耻於  
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  
斃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虜有內變未能報東門  
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  
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  
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  
未動然犬羊多詐每能以訛人方粘罕聚衆來南

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  
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矢機  
倉猝而不及審慮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  
之先立按為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度有餘裕臣  
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  
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  
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彥將追元祐之  
風而群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  
發制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者彼是此非莫  
能相一而臣顧以為喜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

之論所由出故也然 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  
 好惡而縉紳之列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  
 主於先發制人者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  
 也意見不同同於為國蓋亦平心商榷惟是之從可  
 也奚必以異已而相嫉乎 元祐中稟稟向治矣惟  
 群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 紹聖之禍今  
 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 陛下戒諭群臣  
 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  
 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群  
 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

聖察

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  
 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  
 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  
 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  
 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  
 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  
 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



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廟道義自昔好  
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  
之末嘗歆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為書以  
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遠而臣區區愛君憂  
國之念雖在畝畝未嘗少忘閑居無事則取前所歆  
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  
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  
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  
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  
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

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謹  
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  
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  
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  
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  
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  
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二  
十有二輒因 召對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  
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勅旨許臣

投進而陛下於綏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聖旨疾速投進

得聖語申省狀

本月十三日午時蒙恩選德殿內引奏事某拜陛殿首叙違去闕庭之久蒙恩收召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之念次讀第一劄至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奏云臣非以國家基業為未定也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陛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

能則天命將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天永命之說也上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以害教某奏云禹之戒舜曰無若冊朱傲惟嫚遊是好召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既於酒德哉舜何至於好嫚遊成王何至於既酒德忠臣愛君常做戒於未然今臣所謂儆狄之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人之屬亦是做戒未然之意上曰此數者苟有其一真足以害教又讀至聖心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某奏人之心即天之心但為私欲之蔽則與天不相似故臣欲陛下

屏去數者之欲使此心清明純粹 陛下之心即天心也 上欣然嘉納又讀至人情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 上曰民心即是天心又讀至狃于舊習者未有革心之圖 上曰徃徃士大夫革面而未革心臣奏士大夫為權臣崇尚財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須是知義然後可為國家用 上曰未能丕變在某奏此全在 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丕變 上曰然又讀至凡都邑培克之政邊閩科調之擾悉從禁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

其民 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某再三媿謝又讀至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極矣臣久在田里實親見之願 陛下與大臣熟議於近臣中擇其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施行此乃培根本壽命脉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也 上欣然嘉納讀至論梁武處奏云梁武平生奉佛不知奉天知愛恤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仁好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沮而死諸子皆令典兵無羨方之訓至於舉兵相圖如此所為天豈肯付以

中原 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以義則順  
奏云今日欲要恢復喚作不是不得 陛下為人子  
孫當仇虜殄滅之後如何不令人省視宮闕如何不  
吊問中原遺黎但緣故相全不會做得工夫所以今  
日倍費 陛下心力 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  
忠誠讀至第三劄王師深入處 上曰朕亦嘗親筆  
行下戒敕又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  
先後尤明且備 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  
處須至誠意正心修身方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  
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講究令

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辨人才處某奏  
云昨來權臣凡事皆是欺罔 陛下是時講筵官亦  
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為姦言云  
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 陛下之前  
有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  
深辨臣因自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  
上亦愕然某奏 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  
下義理無不通曉則此等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  
是時便欲編集此書以獻 陛下緣去國之速不曾  
做得閑居八年此書方能成就 上喜甚曰此書便

好將來其奏書已在此更欲點對候得 聖旨方敢  
投進奏劄讀畢 上忽發問福建想未是無事在某  
奏 陛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福建委是未必無事  
近日泉漳又破三縣蓋緣無兵無將無帥臣 上問  
誰可作帥某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反復深思所以  
對者委未有其人 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事  
能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早  
擇帥 上又問福建鹽法未變亦自禾便某奏鹽法  
乃致寇之源緣福益溯流而至南劔又自邵武溯流  
而上汀州其般運甚難故益到汀州不勝其淆雜不

勝其貴所以汀人只便於食私鹽自循梅潮漳來頗  
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為群與  
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鹽  
賊所從起也臣昨叨閩帥深歆更張緣益事屬漕司  
帥司管他不得方欲與漕臣素甫商量區處而臣與  
甫各 召還遂不及為容退與宰相言之行下漕司  
講求利便之策遂再拜退

奏對手記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內引奏事始誤

謂 此殿為緝熙後乃知為 選德殿也所得

聖語除已申後省等處外又記讀第二劄貼黃奏

云不知進取之兵外沿邊更有自守之兵否 止  
曰那得來某奏云如此則甚不便豈不見古人有  
所謂圍魏救趙者乎魏人伐趙趙求救於齊齊將  
田忌用孫臏之謀引兵徑圍大梁魏人還兵自救  
遂以大敗今我既無自守之兵彼豈不能以輕兵  
綴吾諸將徑以大兵擣吾之虛乎臣所以進收歛  
靠實之說也此一節偶忘申述故記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